

聖教雜誌

二十五卷

第十一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1936-11

目 要

- 我人對於中國革新之期望 編者
- 羅馬公教道德之研究 徐宗澤
- 皈依羅馬公教之程序 徐宗澤
- 人一死萬事就了的麼 張士泉
- 南京教區史畧 張一麟
- 耶穌傳 楊堤
- 聖教會對於聖依納爵之神操及會典 周濟良
- 世界公教出版物展覽會巡禮 周濟良
- 聖跡叢談 景瞻

●收買志書通啓

逕啓者。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志書。已得二千三百多部。惟尚有所缺。對於東三省。新疆。雲南。貴州。廣西。尤屬寥寥無幾。各省諸位司鐸及先生。如蒙代搜。不勝感激。若得此種志書。請將書名卷數冊數。纂修人姓名。刊印年月及書價。開單見示。端此佈達。順頌台祺。

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啓

●本誌論文凡不注明錄聖教雜誌及作者名字概不准轉載請注意

●收買宗譜

吾國大家名族往往有家譜之刊印，此亦有補於國史者也。本樓有鑒於此，除收集各省府縣志外，今又搜覓宗譜，請閱報諸君，或托舊書坊，或向各地紳商詢問，代為採訪。文化為傳教至有效驗之方法，諸君可與敝樓合作，以愈顯主榮，想諸君必樂予贊助也。又各省方志望多為採訪

徐家匯藏書樓啟

本 社 優 待 定 戶

—GATE—

為紀念本誌二十五週，特定優待新訂戶辦法，凡照下列條件定閱者，本國只收一元。

- 一，須現銀訂閱；
- 二，須自本年一期起；
- 三，自即日起十月底截止。

如蒙定閱，可用郵票代報資，掛號寄至本社；如匯款，請寫明上海徐家匯郵局。

我們的教育 全年十期，報費八角，徐匯師範出版。

聖體軍月刊 全年十冊，五角，徐匯師範出版。

滙學雜誌 全年十期，五角，徐匯中學出版。

兒童教育概論 黎正甫著 中華公教教育聯合會出版 價一元

●本社出售新書

社會學概論 售洋四角，郵另加。

社會經濟學概論 三角五分，郵另加。

探源課本 再版，本價四角，郵另加。

公民課本 第一冊 原行編 售二角半 郵另加。
第二冊 法制經濟 售二角 郵另加。

小英雄 三角半 十字架影 二角半 郵另加。

彌撒和教友的生活 三角，郵另加。

●本社緊要啓事

土山灣出版之 Pister s. J. 所編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法文書已由本社翻譯本社保有

版權務請注意

REVUE CATHOLIQUE

誌 雜 教 聖

期 一 十 第 N° 298 卷 五 十 二 第
月 一 十 年 五 十 二 國 民

目 要

吾人對於中國革新之期望	編者
羅瑪公教道德之研究	徐宗澤
聖教經言有文學之價值	譯
皈依羅瑪公教之程序	徐宗澤
人一死萬事就了的麼	張士泉
傳教節日	
南京教區史略	張一麟
劃分南京教區詔書	牛若望譯
耶穌傳	楊堤
首領首任主教于斌博士履歷	
聖教會對於聖依納爵之避靜神工組織大綱及會典之評判	
中國聖教奉故拾零——徐文定公的禱學章疏和鐘鳴禮修士	
世界公教出版物展覽會巡禮	周溶良
中國聖教奉故拾零——楊光先屠獄之終局	
聖跡叢談	景瞻
為中國祈禱之日	
松江正心中學訪友記詳	蟬聲
中華公教醫師聯合會章程	
隨筆	澤
信箱	澤
教中新聞	
傳信部秘書長剛恒毅總主教之通告	傳大同學舉行國人留學羅瑪百週年紀念
傳信部大學別墅內之國際公教進行週	比國魯文十四屆國際傳教週
法國第二十八屆社會週閉會於凡爾賽	輔仁大學新聘名教授抵平
牛亦未司鐸署理公進總監督及全國學校視導	河北味增
傳信部傳教區內教務之小統計	岳州教區慶祝第一位本籍司鐸
河南	
滑縣天主堂歡迎白大司鐸來滑視察盛況誌	南京主教于斌博士離平赴京
于斌主教在南京就職盛典	

中外大事表

★ 海 上 聖 教 雜 誌 社 出 版 ★ 徐 家 滙

內 政 部 登 記 証 警 字 第 二 八 三 一 號

中 華 郵 政 掛 號 認 為 新 聞 紙 類

NOVAE IMAGINES

新 出 三 色 版 聖 像

Ope "Procédé trichrome" typographiæ impressæ



N° 208



N° 225



226



175 ; 236



N° 209



N° 210



212



211-1 ; 211-2

208 至 236 { 12×8 cm. (N° 211-2: 9×6 cm.)—\$ 0.01.—200 ex. \$ 1.80
四寸 (211-2 三寸) 每張一分 二百張一元八角

Imagines chromolithographicae

石
印
五
彩
聖
像

如 N° 208 再有 N° 119-1 ; 125
如 226 再有 101 ; 163
如 209 再有 110 ; 158
如 210 再有 111 ; 159
如 212 再有 119-2 ; 165
如 211 再有 118 ; 124

N° 101 至 119 ; 45×30 cm.....
N° 124 至 165 ; 30×20 cm.....
N° 175 ; 32×21 cm.....

A	B
未 裱	已 裱
\$	\$
0.10	0.16
0.05	0.11
0.04	0.10



N° 126 80×55cm.
A \$0.15 B 0.28

中華公教醫師聯合會成立紀念

民國十五年十月拾日





法 國 公 青 聯 合 會

吾人對於中國革新之期望

編者

今日之中國，正在變動進展中之中國也。凡一切文物制度，風化習尚，莫不受歐風美雨之鼓盪，而有劇烈之搖動。夫文物制度，風俗習尚，固非一成不變者；然變者當改變其不善者，而保留其善者，非任何事之可以盲從盲爲也。譬如家族制度，社會經濟制度，宗教信仰，政治思想等等問題，僅在此十年之中，已有不少的改革，惜涇渭莫辨，弊多益少耳。吾天主教值此中國一切正在變更之際，不可不有鮮明之態度，正確之方針以應付之；其態度和方針，不可抱疾視心，冷觀心，然當分別其善者與不善者。善者當鼓勵之，提倡之；不善者當攻斥之，判罰之；可善可不善者，當指導之，糾正之。試以具體之事言之。如愛國運動，復興民族運動，擁護政府，維持國權，國土事之善者也，吾人當鼓勵之，提倡之。共產主義，無神論，無政府思想，及一切相反吾國固有之舊道德之宣傳，事之不善者也，吾人當攻斥之，判罰之。政黨見家庭之改革，衣食住時代化之問題，可善可

不善者也，吾人當指導之，糾正之。

要而論之：今日之世界實爲一劃時代之世界也；中國爲世界上之一國，因近年來受着內外非常之激刺，事事在革新進化之中，革新之間，難免一切良莠不齊之資料混雜其中，只要引而導之，即能入於正軌，而成爲最合時代之國家；譬之汪洋大海中之潮流，瀟而清之，即可成爲芳芬可口之飲料。故吾天主教人，對於今日之中國，當抱一樂觀，勿持悲論，勿要苛責，然當竭吾力，盡吾心，持正義，仗公道，爲中國作有益之事，解除阻當她革新之一切束縛，如是中國能入於富強之林，而爲宣傳公教亦能多有裨益，是則爲吾天主教人所祝禱而期望者也。

- 一 敬請閱報諸君代爲採訪各省
- 一 新舊方志及大家名族譜牒雲
- 一 南貴州廣西方志請特別注意

羅瑪公教道德之研究

徐宗澤

天主教之根本道理，本誌已屢論而特論之矣；天主教之道德——倫理——今試研究之，蓋從其道德，可以知其宗教之真偽，猶從樹之菓子，可以知其樹之好不好也。天主既爲人之原始原終，道德自然亦當以天主爲根本，所以天主教的倫理當從其根本——天主——爲討論之始點；如是庶事有本末，物有終始矣。

人爲天主所造，隸屬於天主，將來亦當歸宿於天主，所以天主爲人之終向也。天主者萬美萬善之源，足以與人以無量幸福，而飽飫其心意也。天主之造人也，亦與人以求真求善之能，人必充滿其求真求善之量，然後而能安定。願世上之物，無論在人之本身以內，如學問、道德、技能，無論在人之本身以外，如富貴、尊榮、聲譽，皆不能充滿人之心意也；但天主既造人，予人以求無限之真，求無限之善，則當有以充其量而滿其志也。而足以充其量而滿其志者，厥

惟萬善萬美之天主。故天主是人之終向，而人倫理之出發點，亦當從天主爲起點也。

人既有人生之終向，自當趨赴以求之者矣；譬如水之性向是流下，火之性向是炎上，水火必得其性向而後可以安定；人亦何獨不然？願人之得其終向也，以其動作，卽以其行爲；行爲者所以完美人靈明之體，或戕賊之者也。完美人靈明之體者，是善之行爲；戕賊之者是惡之行爲。行爲之善惡，要視人生之終向而定；行爲而歸向終向者，善行也；違背者，惡行也。願欲知違背與否，歸向與否，當有標準以審度之；標準者，衡量人行爲善惡之規矩也。此標準無他，人之靈明性體耳，適合於人靈明性體之行爲是善者；反是，則惡者。博施濟眾，適合於人之靈明性體者也；爲之行爲也；姦淫虜掠，相反人之靈明性體者也，惡之行爲也。

人之靈明性體，所以能爲人之行爲之標準者，

以其性善故也。人性造自造物主，造物主造之欲其向終向者也；終向乃至善至美之天主，故人性無有不善者也。人性之善既賦自造物主，故造物者之天主，亦爲人行爲之標準。標準所以可分近者遠者；近者是人之靈明性體，而遠者乃天主也。

人之行爲既有其善惡之標準矣，願欲其實踐也，當知識之；而知識之者乃各個人之良心。良心者在臨事之際，導引人以審度善惡，而予以行止之南針也。故從良心而爲之事則善，反良心而爲之事則不善。蓋造物主銘刻於人之良心者有性律，卽任何人明悟一開，莫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避。此二條良心行止大綱，民族無分文野，無不知之者也。

人有性律矣，有良心以認識之矣，然天主至仁至慈，猶欲頒定十誠，諭人遵守，俾人能切實爲善也。十誠曰：一、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二、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三、守瞻禮之日；四、孝敬父母；五、毋殺人；六、毋行邪淫；七、毋偷盜；八、毋妄証；九、毋願他人妻；十、毋貪他人財物。今試每誠解之：

第一誠，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卽命人奉事恭

敬一天主也。敬天主有三：一係明悟之作用，卽知識天主全能全善當敬。二係愛欲之用，卽專心敬服天主。三係外作用，卽拜跪、念誦、讚美、呼號等。犯第一誠有多種，妄行不合之敬禮一、拜邪神二、妄行邪術三、妄試天主四。

第二誠，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發誓者卽呼天主聖名，証所言爲實。發誓果屬真實，無罪；此誠所禁者，乃用天主之名發虛僞之誓也。

第三誠，守瞻禮之日。守瞻禮之命：一以謝天主造天地萬物之恩，二爲人休息。

第四誠，孝敬父母。父母名稱內，包括神形諸長上而言，卽長上對於幼輩當盡之本分亦在其中也。

第五誠，毋殺人。殺人云著，卽無義無權殺人是也。自殺亦爲此誠所禁。因人之生命，天主賦之，天主主之，自殺乃侵犯天主之權也。此誠亦禁止妨害人之肉身，及言語或舉動傷害別人之一切事。

第六誠，毋行邪淫。男女配合，以傳人類，正夫正妻而外，一切違背貞德者，均爲此誠所禁。故童男童女行邪禁，有偶行邪禁。婚姻只准一夫一妻，男女一

經配合，不能分離也。此誠所禁，不特行邪，且凡一切言語舉動傷害貞潔者，均爲此誠所禁。

第七誠，毋偷盜。偷盜非他，卽無義取他人之物，拂主人之意是也。偷盜不特犯罪，且當補賠。總之凡一切不義不正之財物，均爲此誠所禁。

第八誠，妄証。此誠犯義之語言傷人。如誹謗譏諷，傷人名譽，以及妄証人之是非。壞人名譽者有補還之責也。

第九誠，毋願他人妻。卽命人心毋思淫人妻，或婦思淫人夫，皆是誠也。

第十誠，毋貪他人財物。卽命人不能心願得他人之財富。

右天條十誠，已如上述，綜此十誠歸於二者，前三誠是愛天主之誠命，右七誠是愛人之誠命。可見天主十誠是以愛字爲宗向。

又天主教之十誠關係於天主，自己，及對人之一切本分；夫人苟對天主，對自己，對人，善盡各種之本分，則自能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矣。夫修齊治平既勉而達到矣，則自能熙熙攘攘，

食帝力於不自知，而大同之世界可以企及之矣。此天主教道理所以純且美也。

天主教十誠中第四誠命人孝敬父母；所以天主教信友當尊敬國家行政長官，國家之法律命令，凡不抵觸教道規者，亦當遵守惟勤；國家者又爲國民之保障，信友所以當愛之護之，超出尋常國民所應盡本分。此天主教所以訓人愛國也。

現在風俗澆漓，道德傷亡，有不嫁而生子者矣，有已婚而離棄者矣，又有恬不知恥自以爲新道德之提倡者；而澆風之所及，竟有披靡一世，有籠罩一時之人心者矣。天主教第六誠禁止邪淫，第九誠禁止淫心邪意，豈不足以爲倫理之隄防，道德之保障哉。

當今之世，人慾橫流，舊道德之思想，幾有隨時代風潮以掃盡之者矣。而共黨之謬說又侵入於一般青年之腦髓，而於是有打倒私產，以提倡共產者矣；共黨又鼓吹階級爭鬥，而勞資間日益隔膜，勞工問題乃成爲今日尖銳之問題；然推其禍之根源，實由貪慾。天主教第七誠禁止偷盜，第十誠禁止願人

財物心思。此天主教之道理所以能改風易俗糾正人之思想也。

家庭爲國家之細胞，家庭鞏固，則國家之根本足以堅持也。近日歐美之習尚，侵入吾國，有排斥舊家庭制度而趨向小家庭，卒又以逆寓爲家庭之住所而萍浮之者矣。天主教第四誠命人孝敬父母，父子兄弟，則家庭安定也。且家庭爲國家之保障，國家雖亡，如果家庭能保存一國之國風，則國雖亡而未滅也。波蘭亡國後，至今日能復國者，其家庭之功也。天主誠命既重家庭，所以天主教爲家庭道德之屏藩也。

有家庭然後有國家，國家者所以爲人民謀現世之幸福也。因此執政者有其嚴重之任務，當爲民謀福；爲國民者亦有嚴重之本分，當服從政府命令。天主教第四誠所以保護國家之道德者也。

國與國有交際，交際有其道德；若憑藉武力，侵略人之土地，則大違公義，而違背國際道德矣。違背國際道德，即犯天主教相愛之誠命，且不義之侵略，亦犯第七誠，犯此誠，不補還不赦罪。天主教之十誠

所以維護國際之道德者也。

不特此也，天主之十誠，有命人遵守之必要，非任人之意志可以守，可以不守；換言之，即有賞罰隨其後。人守十誠則有賞，不守則有罰。賞罰又必公必義，非有情面之寬假；此賞罰即後世天堂地獄之永遠賞罰；且有時在此世，天主亦賞罰之者矣。且天主全知，絲毫不能逃其臨照；即良心之秘密亦在天主洞鑒之中，而一一賞罰之也。此天主之十誠所以有其無上威權，足以警戒人心而責其爲善避惡也。天主教之十誠固非人之私慾偏情所能堪；故有否認天主之實有者矣，且宗教信仰銘刻於人心，非人能得到而泯滅之，於是思有以科學美學替代宗教者矣。蓋必無天主，無神，則無誠命，則無良心之束縛，而可以縱情恣慾。古今之無神派家，大抵不怕神之實有，然怕有神而不能放縱，所以必欲以科學爲護符，否認神之實有，此等心理之可憐可憫，真有不可思議者矣。

要而論之：人爲有靈動物，其生於斯世，有其終向也；即生而爲享福也。福有暫者，永者，空者，實者，僞

者真者；斯世之福，無論在物質精神方面，皆暫者空者偽者；蓋不能充滿人求福之心也。惟有來世之永福實福，真福足飽飫人心，蓋人生而為享此福也。此永者實者真者之福非他，即天主是也；蓋人必享見天主，乃為真福人者。願欲享見天主，在世時必修德以得之。修德云者，即完美人固有之德也，即大學所謂之「明德」。人之明其德也，即當遵從賦此德之天主之聖意，表顯之於十誠，提撕之於

良心；人苟悉照良心，善守天主之十誠，則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中程序與夫關係有如此哉。夫人在世既修德矣，則來世自能得天主之賞報而享真福；夫人達到真福之境，即大學所謂之止於「至善」，「至善非他，即天堂上之真福，永福，實福，萬善萬美之天主也。天主教之道德所以根本於天主，以天主為原始原終之倫理主宰也。

●聖教經言有文學之價值

澤

我天主教前賢，在文學方面，遺傳我儕有一至寶；即我聖教之經言是也。聖教之經言，大半在聖教日課中，聖教日課者為龍華民所編譯，凡教友日誦之經，都萃於此；厥後由陽瑪諾，郭居靜，費奇規，傅汎際，費樂德，利類思，南懷仁等增訂，而有總彙要。此等經言，大抑出自徐光啓，李之藻，及他翰曹之手，故文筆簡雅，可推為公教之文學。

文學非他，即人之思想，情感，意志，依寫作之一定藝術，而表之於文字，成為文化結晶之一部分也。

而我聖教經言，除超性之意義外，實有此性質，試祇取一二經文，如五傷經，認己罪經，耶穌聖誕天明之經，向聖十字架誦，獻心頌，向念珠十字誦，朗誦之，細玩之，默思之，即覺此等經文，思想何等神聖，觀念何等超越，言語何等華麗，聲韻何等鏗鏘，令人誦之，興起許多熱心衷情也。

今我教友既得此寶藏，當如何愛賞之，誦讀之，宣揚之；使我聖教經言，不特為一種祈禱之表現，且在文學方面，佔有其藝術與道德之威權，能影響於人之心思言行間，神而化之；則聖教經言，亦成為宣傳福音之一工具乎。

皈依羅馬公教之程序

徐宗澤

人爲有靈之宗教動物，有宗教信仰，真宗教天下惟一由天主所立；人欲得救己靈，以享永遠之真福，當皈依羅馬公教，即天主教。今欲進論者，即如何皈依公教及皈依後，如何盡教友之生命？

如何皈依公教。欲進天主教，第一當研究道理，因道理爲公教之根本問題。故研究之法，或閱教中論道之書，循序漸進；或聽講道理，以開知識。惟研究須出自真心，持以至誠，無偏見，無私意，一爲道之是求。研究，因人心理之不同，有其程序之當循，人心理之狀態，可有以下數種：

一、有異端之見，迷信之說，充滿於心者，或則出於愚誠，或則由於徇俗。爲醫治此等入之心理，第一步則下疏理之劑，即用消極法，以破除其迷信，使之洞見異端之妄且僞也。其藥方有：天主實義、關妄、醒世、迷編、邪正理考、理窟、續理窟、訓真辨妄、性理參証等等書，可閱也。

二、對於宗教信仰，有無可無不可之見，一若宗

教祇是勸人爲善，只要良心不壞可耳。爲醫治此等入之心理，當使知宗教爲人生之重要問題，不能不審究。其藥方有：人生重要問題、拯世界說、萬物真原、真道自証、人生三大問題、天主教適合人性或其他類是之書甚多也。

三、有崇拜科學，口非宗教，視科學爲萬能，自以爲無神無宗教信仰者矣。爲醫治此等入之心理，當指示其迷信科學之偏見，而用科學之方法，以證明造物主爲科學之根原，而當信從之也。其藥方有：探原課本、真教辯護課本、真主靈性理証、靈魂道體說、物理推原、主制羣徵、天主上智、亭毒萬物論等諸書是也。

四、有耶穌教徒，懷疑己教，徬徨不安，而欲研求真教之所在者。爲此等入醫治之方，當將聖教之歷史與夫耶穌所立真教之史証，一一詳細指明。其藥方有：探源課本、真教辯護課本、駁耶穌教、耶穌真教辨惑、卮言畢大爾夫人歸正自述、我之改奉天主教

小史允為研究真教之善書也。

五、有真心誠意，欲棄邪歸正，以得救己靈者；為此等之人，其求入教也，心理上已無阻當，故即可以聖教會之道理，提綱緊領以灌入之也。其藥方有：教要序論、天主教聖教切要、教理詳解、教要解畧、十誠真詮等等為必要之書也。

上言之五種心理狀況，不過概言之，而人心千變萬化，非言語所能形容。有懷疑宗教，而無勇氣以進究之者；有洞悉公教道理而泄泄杳杳，終竟不皈依之者；有開始在不知不覺之間，即信任公教為真教，而無阻碍即信從之者。總之，在任何心理狀況之下，天主聖寵之扶佑，常不缺乏；只要人受其感引而從之耳。為得到此效驗也，在人方面，祈禱為一件緊要工作，蓋人必持心謙偽，然後能得聖寵之效力而得勝種種之阻當。今姑定欲皈依公教者，對於教中之道理，已有相當之認識，而其求入教之真誠，亦已明白表見，於是當進行者是在領受聖洗。

聖洗者為耶穌親自立定之聖事，是入公教之門也。耶穌升天前向宗徒曰：「天上地下，全權已與

我，汝往訓萬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洗彼。」瑪竇二章十八節又曰：「凡人信而受洗，得救；不信，則受罰。」瑪竇二章十八節即其証也。人受洗後，則靈魂上之原罪本罪，悉數盡赦。又得天主之聖寵，靈魂因而光耀華麗，頓成為天主之子女，而有得享天國永福之名分。故聖洗所謂再生之聖事也。

人既領洗入教矣，於是當論之問題，即如何活教友之生命。人領洗後猶如始生之小兒，當有糧食以增長其生命，而於是有聖體聖事焉。聖體是養活人靈之糧，即耶穌之體，耶穌之血，耶穌甘作人糧，以加增我人靈魂之力量。聖體聖事之成也，在司鐸作祭成聖體之時；聖體未成之前，耶穌之體乃麵餅，耶穌之血乃葡萄酒；既成之後，餅即變成耶穌之體，酒即變成耶穌之血矣。

人領洗時，一切罪過，完全寬赦；然人性孱弱，易受三仇之誘惑而犯罪焉。犯罪後當行告解，告解者人在代天主之位者之司鐸前，自認自訴己罪，司鐸用其耶穌所付赦罪之權柄，赦人罪也。人一得罪赦，於是靈魂清潔，加增天主聖寵。告解為人犯重罪後

緊要之聖事。

聖教會嚴命，凡人進教後，至少每年要告解領聖體一次，自然爲加增靈魂上之聖寵，熱心教友當多多告解，多多領聖體也。

進教後，還要堅振；堅振亦是七件聖事之一，所以堅固人之信德，成爲耶穌勇敢之兵。

做了一個教友，爲婚姻，當守聖教會誠命，就是男女結婚，當在司鐸手領婚配聖事。所以男女結婚是一件神聖的事；結婚後不能離婚，不能娶妾。人臨終時，爲使安然出離苦世，而進天國，又有終傳聖事之當領。終傳者所以預備人之臨終也。

至論教友日常之本分，晨則有早課，卽恭敬天主晨間當誦之經，猶子女晨起問安父母也。晚則有晚課，卽晚上當誦之經，求天主賜我一夜平安也。日中又宜誦玫瑰經，念「在天」「亞物」等經，念時有念珠以計之，所以恭敬聖母也。

每七日教友當休息一日，以便專行恭敬天主之神業，是卽所謂主日，吾國所講之來復日。是日凡能參與彌撒聖祭者，教友有嚴責以與祭也。凡無彌

撒之便，教友當做瞻禮，又當罷工，以休養神形之力。一年之中又有許多耶穌聖母聖人聖女瞻禮；是日教友亦當做瞻禮，所以紀念聖教會之聖人聖女也。一年瞻禮之中，最大者有四：卽耶穌聖誕（冬季）、耶穌復活（春季）、聖神降臨（夏季）及聖母升天（秋初）於此四大瞻禮，彌撒禮節更形隆崇也。

聖教會還有齋期：分大齋小齋。大齋晨不早餐，午膳可以食飽，晚膳半飽，小齋則三膳可以食飽，惟不能食葷而已。大齋則在復活瞻禮前，是卽封齋之期；小齋則每主日中之瞻禮六當守之。

總之，凡人領洗後，活教友之生活，當守天主之誠命，聖教會之四規，盡好教友之本分。

要而論之，人從研究天主教道理，既信仰而皈依之矣，不特其生活頓然更新，且其生命亦改變之矣，蓋已成爲新人，而爲耶穌奧妙神體之肢體，天主聖父之義子，聖神之宮殿矣。惟此故也，做天主教之教友是何等尊榮；但此尊榮，非世俗人所謂之尊榮，乃超越性之尊榮也。惜世人未知，以俗目視天主教，故以爲天主教爲洋教爲異教，而有反對之者矣。此則甚可痛心也。

人一死萬事就了的麼？

張士泉

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二號人生真義內有某君竟提倡萬事一死就了的說；倘某君祇指無靈的飛潛動植等有生命的物，而倡萬事一死就了的聲調，這是唱的不差，我也可附和同聲而合唱。可是看上下文的口氣，他顯亮地指定我們人而說那個話呢！因他也說過一人無靈魂，一他以為這是人一死萬事就了的理由，因而他自然也不信人死後，後世還有一個性命，總之他祇知人有現世沒有後世的。果然現今是物質進化的時代，有一等崇拜物質的信徒，尤其是抱人生行樂主義的浪士們，一味要享物質所賜的福利，耳鼓上偶然擊着什麼道德，什麼禮義，什麼宗教，什麼良心等名詞，頓即呈出疾首蹙額的狀態，掩耳而不願聞，以為這是拘束人的，壓制人的，使人不自由的，是行樂的仇敵，為要根本打倒它，消滅它便妙。想天開地造出一個很簡單的梦想，可以拿來斬草除根的一把利劍：一人一死萬事就了

「唉！造物主優待人類，在物質的肉體上特賦給一神妙的，能思想的，能自主的，不能滅亡的靈魂，作為萬物之靈，儼然位列於礦物、植物、動物及各種無靈之物以上，那麼人的地位多麼尊高，多麼榮耀！可惜那些人為要縱情逞慾的緣故，不知自愛，把人之所以為很可貴的一份——靈魂——竟欲拋棄，情願一死全歸烏有，和禽獸不分上下，不要做人，這是何等的踐踏自己，併侮辱別人啊！尤其是何等的辜負造物主待人特厚的好意啊！難道某君和這般不要做人的人同氣的嗎？我也是人的一份子，為尊重人道起見，併為感激造物者的恩情，怎能抱不抵抗主義，噤口結舌地隱忍這種剝削人格的邪說呢？」

為此我要依據公教真理敢起而抗言說：人一死不是萬事就了的；因人和別的生物有天淵的區別，凡生物所以能生活全賴乎各有一魂，魂不等，有生魂，覺魂，靈魂。花草樹木等植物，有生魂，所以能生

長的。飛鳥走獸等動物有覺魂，所以能生長且能知覺運動的，圓顛方趾的人有靈魂。（靈魂實有見本誌第廿三卷十一期「人沒有靈魂嗎」）所以能生長，知覺運動，還能識善惡，辨是非，積功樹德，或作姦犯科，靈動又靈巧的。動植物一死，生覺的魂，立時散去，故可說一死完全了結。靈魂不是這樣，人一死，肉身——物質體，——脫離靈魂，便死亡，解散，朽爛。靈魂——神體——雖脫離肉身，仍能單獨生活，且按教中上主默示的信道，靈魂和肉身分離而死過的人，到了世界末日，該賴造物者的全能重復結合而復活。從此永遠生活，不得再死了。故人一死不是音沈響絕，什麼都了了，現世雖已過去，但是還有一個後世，這是的確無疑的，我可引人，引人類，引出名的人來證明，第一引人來證明。人有理性，良心，還有一顆心，這三件都告訴我們知道人——一死還有後世的生命。

（甲）人的理性說：人死後有個後世；因在現世到處發現多多不公平的怪象，例如謀財害命，欺貧凌弱，倒行逆施，漏逃法網的事情層見疊出，不勝其數，大概沒有受着相當的報應，可是行了善理應受賞，犯了罪，理應受罰，俗語上說得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還不報，時辰未到」，到底在世界上有幾多善人，到死沒有受什麼一點賞呀？有幾多惡人到死也沒有受什麼一點罰呀？請問為這等人報的時候幾時來到呢？如果沒有後世，難道他們的善惡可以真的不一報嗎？尤其一等淫酗肆虐的人，到死逃了法網，就算完結麼？這是很不合情理的事，天主終究是至公至義的，「作善降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吾國古訓和公教教理若合符節，足見出乎性律是大造所制定的，故善惡當有公平的報應，這是一定的，但在現世既不見有公平的報應，那末至少在後世不能沒有公平的報應，因而後世自不能不有的。原來天主生造人類，賦一能自主的靈魂，暫安置在世界上，是要人甘心情願地行善立功，待至死後，才加以相當的賞報，倘若不願行善立功，偏要翫法亂紀，也是待至死後才加以相當的罰。故人生在現世能善能惡，善惡未定，如同學校中的考試時期，優劣未分，或如軍營中的出征時期，勝負未決，並非是賞罰時期，人一死，好似考試和出征時期已過，那末要

定最後的判決，公公道道地，當賞的賞，當罰的罰，從此一定永不變更，故人一死斷斷乎不是萬事就了的，如果大一死萬事就了，是猶如說是非曲直，黑白好歹，君子小人，欺人和被欺的，殺人和被殺的，都是一樣的，請問這說的照理性不照理性？而至公無私的造物大主能違反人的理性做事嗎？

(乙) 人的良心說，人死後還有一個後世；因誰都知道人在世上，應當行善避惡，為人行善避惡，在良心中該有一個結局，能策勵人的，能抑束人的，換言之：須有希望心，怕懼心。這兩種心思，好似水龍上一推一拉的抽機，使水上升萬不可少的，除非有後世最後的，至公的刑賞，請問從那裡發生呢？如我是一個進德修業的人，死後終究沒有什麼的，我何必要戰戰兢兢地規步矩行呢？倘我是一個暴戾恣睢的人，死後終究也是沒有什麼的，我為什麼不要懷詐飾智，欺世誤人，謀發橫財以逍遙一世呢？從前有一機匠，從混沌地，烟霧地，闐闐地機廠中走出，恰巧遇着梅而米堯主教 Mgr. Mermillod，對他訴苦說：「主教，我們的工作真是辛苦的啊！有時疲乏不過

以致抱怨含怒，沒法洩恨，只得心中妄想，巴不得把全廠付楚人一炬，拿一切機器全都擊成粉碎才行，「你要實行這個思想麼？」主教問。「我不敢呢，」匠人答。「為什麼不敢？是怕罰麼？」主教又問。「我不怕國法的刑罰，因國法的刑罰，至多不過殺我頭，剝我皮罷了！」匠人鄭重地又答。「可是我深信有一個常生不死的，至公至義的天主。現世也許容忍過去，不加懲治，後世終也不能寬宥的了。我想到後世天主的義怒，我的氣沉了，手也軟了，只得挺身奮往，忍氣吞聲地仍去照常出力吧。」從此可見現世的國法不足以戒人為惡，即現世的爵祿也不足以引人為善，故人們的良心中，如果知道人一死就了。後世也沒有最後的賞，最後的罰，那末國家和社會所恃以興隆的道德，文化，仁風美俗，勢必墮落淪喪，滔滔江河，日趨日下；因道德，文化，風俗等好像一串鍊條，它的總結是在後世的信仰，若把總結解除，其餘都要散失的。所以後世當然不能不有的，自然也不能不信的，這是人良心的話。

(丙) 人的心也說，「人死後，有個後世。因按人

的心理是要求幸福的，這求福的心，人人都有，是大造印刻在人心，不可遏止，當然也不能不使他滿足的，可是這個心，好似沒有限量，「俗語說：『人心不足，得隴望蜀，』」一豁壑易填，人心難滿，「一人心不知足，得了五穀想六穀，做了皇帝想成仙，」總之在世界上任你金玉滿堂，珍寶山積，紆青拖紫，貴近薰赫，終是一個不如意；又任你到天涯地角，用不拘什麼方法，去招尋不論什麼大的福氣，終是像炊沙作飯，無濟於事，不能滿足人心的。况現世人所貪求的榮華富貴，飽食暖衣，高廳華屋等等都是浮雲般的，泡影似的，剎那間要過去的，或落入他人手裡的，更怎能充滿人心呢？倘一般為盜為匪的下流，諸事不得如願，還可說這是因他們罪惡的緣故；但我們眼見一等行修言道的聖賢君子，往往生平也得不到什麼快足他們欲望的幸福呢！足見無論為善人惡人，凡現世的幸福，總是微小的，殘缺的，虛假的，不久的，不能滿足人無限的心願；到底依理而論，造物者不能白白地造一樣東西，更不能自相矛盾的，他既給人心以無限的願欲，必定要把完美的，永久

的，無限的福樂來充滿它，成全它。不是這樣是白白地造這樣的人心，且一面叫它享無限的福，一面又不使它享無限的福，這是自相矛盾了。但是那完美的永久的，無限的福樂，在現世既然沒處招到，故必須等待人死了以後，方為一等有功的人，大造為酬報他們，定必要拿自己無限的福樂來，適應他們人心的要求哩。所以觀察人的心理，不能不承認人死後還有一個後世。

第二引人類來證明，照以上說的話，知道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人的心，都已告訴我們人不是一死就完結的，死後還有一個後世的生命。可是上邊所說的人，是各人，是個人，是不拘什麼一個人，是非聯絡的人，他們的証憑，也許沒有很大的効力。現在要看人類怎樣？人類是不論怎樣國家怎樣民族怎樣地方的人，是全世界的人，是從古以來的人，是團體的人，都默認後世的存在。請問天下那一種族，那一邦國，沒有敬禮人屍，追念亡人的舉動呢？例如吾國行祭祀，誦祭文，建祠堂，宗祀等類，別的國民大概這樣，即如新大陸的土人，查考在哥倫布去涉足以前，

也已有同樣的俗尚。究屬是什麼緣故。這都不約而同，自然地深信人進墓穴後，除朽壞的肉骨外，還有一樣是無形的，神妙的異物——靈魂——還存留着，活着，請問對於那等不見不聞已故的人，尤其對於他們的枯骨遺骸，何必尊而重之至於此極呢？爲甚？普世到處遇到有這樣的行法呢？這是人人的良心，好似眾口一聲地告訴我們說：凡人一死，不全死去的，還有人的一份永久存留着。誰都知道死人和死的，還有牛等有天壤的分別。古人說：「生寄死歸」是說人生如寄在世上，一死歸去了，不說一死消滅了。至於歸到那裡去，這又是一個問題，另當研究茲不贅。

據古代羅馬大將責撒肋的記事，說法蘭西古時有僧侶們爲激發百姓的勇氣，使踏湯赴水一些兒不怕，往往勸勉他們想到人死後再也不能重死的生活狀況；足見當時法人在腦筋中印刻着這樣的思想，其實不獨那時的法人有這樣印象，就是現今不拘什麼地方的人都有的，這是出於天性，不能不有的。不過有一等抱行樂主義，崇拜物質的信徒，

如上面所說的，他們蒙蔽了天良，強造人一死萬百皆消的謬語來欺哄自己，可憐得很！幸虧這一般人爲數不多，我們最好最妥當，還是從眾吧！推究一不信來世生的，並非以爲據理，自不可信，所以不信；他們不信的理由，是以爲如果有了來世，那行善的必去受賞，作惡的必去受罰；那麼一等不想行善偏要作惡的人，感覺到存一怕懼的心，拘拘束束不能自由放肆了。可是他們情願現世的放任，不顧後世的賞罰，所以咬緊了牙管說，後世沒有的，可見不是真心的話。

第三引出名的人證明，有在道德上出名的，有在學問上出名的，有在罪惡上出名的，他們都承認人有後世。

甲，在道德上出名的人。就是聖教會裡眾聖人可閱聖年廣益，或聖人言行錄，聖教會裡的聖人聖女多不勝計，讀他們的歷史，真叫人驚訝不盡，讚歎不止的；但是他們中有的，是王公大人的公子，生在榮華富貴之中，他們竟把功名爵祿，棄如敝屣，情願安貧修道，如聖類思，聖達尼老等。還有的在自己家

中，本可溫衣美飯，一生享福，偏要避到荒山野地，人跡所不到的地方去，專務祈禱，默想，飽受風霜雨雪，饑餓，寒冷的痛苦，直到老死常是這樣，如聖安當，聖保祿和別的隱修士。更有無數聖人爲保護信德，事主救靈，不怕捨生致命的。請想想這等聖人，爲甚在現世有福不要享呢？爲甚要自討苦吃呢？這不是証明他們眼光高遠，望後世的福樂麼？他人說這大地是我們棲身的處所，他們說否，否，上天是我們永居的本鄉。他人說我們希望在現世多活幾年，他們說：不夠，不夠，我們堅信人不像馬牛羊等動物，只有現世的生命，人有靈魂不能消滅的，所以我們還希望後世也常生不死哩。如同從前有一致命聖人臨刑時，對劊子手說：「你能把我斬成肉醬，但是在我身上有一無形的物，——靈魂——你害不到它。它從天主而來的，現今仍要回到天主那邊去；有形的我要死了，無形的我，終究還活着呢。」

乙，在學問上出名的人。古代有許多出名的大哲學家，文學家，如蘇格蘭，柏拉圖，亞里斯多，西哀隆等，他們雖是外教，然確承認人死後別有一種異樣

的生命。至於以後奉教人中一代一代所挺生的博學鴻儒，他們在言行中，尤其在所著書籍中都顯出他們執守「我信常生」，「信條的決心」也足以証古人的學說，確是不差。這等出眾信友承認後世實有的證據，擢髮難數，不能盡述，茲不過提起一個夠了。有一天文家名蘭完連哀 Leverrier 天文學的大王。某主教對他道賀說：君的大名高升到星辰上去了！他答應說：「主教，我所希望還要高一些。我要親身升到天上去哩。」這是說升到天堂上享常生的福樂。還有格老奪，伯爾那，Claude Bernard 1813-1879 法國有名的生理學家，薛物來，Chevreul 1786-1889 法國有名的化學家，巴斯端，Pasteur 1822-1895 也是法國有名的化學家，還有其餘法國和別國算不盡的上級智識中人，足爲近世紀明星的，都深信人一死斷乎不歸烏有鄉，然別有世界，仍去生活着。

丙，在罪惡上出名的人。有一般人，雖則也在教內，其實不守教規，心思很壞，品行惡劣，誰都知道的；但是他們還沒有疑惑人有來世的道理，例如：盧騷 J. J. Rousseau 1712-1778 創造民約論的哲學家，他

寫着下列的一段言論：「至於人肉體死亡，靈魂還存在的道理，爲我不必找尋別的証據，只要看現今在世界上作惡的往往揚眉吐氣，逍遙自得，行善的往往辱在泥塗，動輒得咎，這是多麼的不公平啊！我眼見了這樣顯亮地矛盾，顛倒，不能不承認而宣告說：依我看來，人不能因一死而全都了結；待這混亂的世界過去了，人死了——必要還有一個世界，在那裡人起始活新生活，該賞的受賞，該罰的受罰，公道終究要昭明的，秩序終究要恢復的哪。」

華爾太 Voltaire 1694-1778 確不是一個忠實

信徒。一日他的同黨某，夜郎自大地「對他說：我想地獄是虛無的，故我不怕它了。」華君答說：「你比我更有幸福，你不怕地獄，我雖要驅逐這怕懼心，然確還沒有辦到呢。」華君做詩出名的，他做的詩中有一句，「人生若夢兮，一死乃醒，」足見他還信死後的生命，所以還在怕地獄啊。

老勃斯邊 Robespierre 1758-1794 是一個法國激烈的革命巨魁，殺戮好多人民，終也被斬殺的，可是他曾經命在廳堂的屋面上寫着這個一句話：「

法國民族是信仰天主併堅信靈魂永不死亡的民族。」

未克刀烏戈 Victor Hugo 1802-1885 在一八五十年一月十五日，在議院內當眾申明說：「在這個世界上，所見的無非是黑白不分，是非顛倒的亂象，必要別有一個世界來分明一切，校正一切；來世當然比現世好得多，這端道理，論到我本人，全全相信，一些兒沒有疑惑；我在這裡，不怕給大眾宣告說：這是我心中覺得最大的快慰，這也是我悟司中懂得最真確的實理。」

結論

從以上看來，人的理性，良心，心，都證明人死後還有一個生命；又從古以來，和各處地方的人，併加了無數出名的有道德有學問的人，而且就是一般不很正經的人，除了幾個少數外，也都承認這生命的存在，足見這不是各人的偏見，實出乎天主所賦於人類的性律，自不會誤錯的；爲此我們應當堅信不拘什麼一個人，不久，離去了這個世界，必要投入別一世界；現世肉體死了，來世靈魂還活着。

來世賞罰的條件，來世是現世功過的報應；現世是試驗時期，要變遷的，暫時的，來世是結果時期，固定的，永遠的；現世行善，來世應得永福的賞，現世作惡，來世當得永苦的罰，這是照正理，照公道，應當這樣。故我們在這世界上生活的時期，最要緊的，最有關係的一件事情，一定是要算行善避惡哪！

聖多瑪斯是教中一位出類拔萃的大聖師，他著的辯護聖教的書籍真是汗牛充棟的啊。他病重垂危時，他的門弟子圍繞着，其中有一位問病人說：神師，懇給我們說說你平生所見那一樣事最足動心的？聖人振刷精神答應說：一生最足使我動心的，是想到一個人作了一樁惡事，夜裡還能高枕而臥。

的，這是使我無從索解的呀！
按聖師說這句話的意思好似遺囑一般，含着至重要的意義，是教訓人善事該行的多多益善，惡事那怕一個也不可犯的，犯了急急地當悔改，即一夜的短時期也不可延宕，因人隨時隨地能猝然死去，死後當進入常生的處境，平生立功行善的要去享無盡期的福樂，果是不能再好的了，可是倘若犯罪的呢，或犯了罪不想悔改的呢，那是不好了，要去受也是無窮期的痛苦，是多麼可憐啊！我們還沒有死的，該怎麼小心翼翼地修德戒惡哪！因死後悔悟是來不及的。

傳教節日

十月十八日舉行

自從吾主耶穌完成救贖大功，已足有十九個世紀了。聖教會，雖賴宗徒主教司鐸們竭力宣傳，梯山航海，不辭艱險，得到了豐富的收穫；因着許多英豪傳教士的汗血，救世的福音已廣佈到五大洲；但大多數人還沒有聽到福音，甚至有整個民族沉淪在外教黑暗中的。因此億兆人的靈魂得不到救贖，救世主的寶血，為他們好像是白流的。

現在全世界的傳教士——五萬一千餘司鐸，九千餘助理修士，五萬一千餘修女——從遼遠廣漠的傳教區域，時常向我們呼籲，求我們補充實力，使能推進教務，援救衆多靈魂，共沾救贖洪恩。

當知為培植本籍教士，要有很多的經費；官傳福音者，還須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費；一切聖堂學校醫院嬰堂孤兒養老院，建設及維持的經費，也很浩大。

這種經費，是由宗座傳信善會，接收全球信友的獻儀，集中統制後，再發給各傳教區的；倘這組織因信友的慷慨不足，捐款日形減少，那麼傳教經費失去保障，千萬傳教士缺少接濟，事業就難發展了，甚至還要停頓哩。當今教皇說：只要有一位傳教士，因得不到我們能補助的經濟，至於被迫停頓工作，實是一個重大的責任。所以我們逢這一年一度的傳教節，要慷慨大量捐助傳教士物質的需要；並在祈禱時，灑撒中，領聖體後，要熱心地為傳教事業祈求，使得豐盛的收穫，聖教大行主國臨格。日特設的獻儀櫃裏。

十月十八日第三個主日，是教皇欽定的傳教節日，敬請信友們熱心祈禱慷慨捐助，捐款請給本堂司鐸，或投入傳教節。

上海主教惠准

南京教區史略

張一麒

南京傳教區的歷史，可說是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的重要部份，雖然南京宗座代牧區的創立，是在一六五八年，到今還沒有滿三百年，但是就開教而論，在明朝萬歷念七年（一五九九），意國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就已經到南京來傳教了，自從利瑪竇和郭居靜，羅如望，王豐肅，林斐理，龍華民，謝務祿，史惟貞，畢方濟，瞿西滿，穆尼各等司鐸，努力宣傳，苦心經營，到了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成立宗座代牧區時，金陵一帶，已有一萬多教友，可見當時教務怎樣發達了。

利瑪竇神父和他的朋友瞿太素先生，初到南京，買了戶部業官劉斗墟位在明故宮前洪武岡之西的戶部官廨，這就算是南京有教士教堂的起點。就在這一年，利瑪竇神父，勸化了一個七十二歲的武官，名字叫秦保祿，這是南京第一個教友，後來上海徐光啓先生，因為要到北京去考功名，過南京的

時候，認識了利瑪竇神父，到了萬歷三十一年（一六〇三）冬裏，從北京回來，過南京的時候，在羅如望神父手裏，領洗進教。三年之後，利瑪竇神父的朋友，瞿太素先生，也到南京來請羅神父付洗。再過四年，王豐肅神父，勸化了一位行政司許某，洗名若望，這是第一個奉教的大官。萬歷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利瑪竇神父在北京故世了，南京教友，非常哀痛，如同死去了父母一般，後來龍華民神父，從廣東到南京來接任會長，看見教友人數又多，恭敬天主教又熱心，非常稱贊，說：「中國教友，要算南京的第一。」因為當時已有七八百個教友，所以到明年，便造了一座大聖堂。當時教務進展得很順利，前途大有希望。不料到了萬歷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南京禮部侍郎沈淮，存心仇教，上了奏章，誣告天主教士謀犯不軌，興起了教難，直到沈淮因遭彈劾而辭職後，教難方才平復。後來意國教士畢方濟，從山東到南

京一帶來傳教，因為他道德高尚，待人誠懇，士大夫們都被他感化，在幾年裏付洗六百多人，內中有不少是秀才官員和縉紳大族人家；又因為畢神父精天文學，所以在南京任欽天監官職，他在南京年數很久，做了不少事業。

滿清入主後，教士照常傳教，順治十六年，有畢嘉司鐸來傳教，在揚州、鎮江、淮安等處，連造了不少的大小聖堂，到明年，張瑪諾神父，在南京又造了一座救世主新堂，為婦女們另外造了一座小堂，教友們捐助費用，很是慷慨，康熙二年，柏應理神父到南京一帶傳教，一年中勸化城內外教友，多至千餘人。教務正在蒸蒸日上的時候，因為北京欽天監中楊光先嫉妬湯若望神父，誣告西洋教士有什麼奸謀，皇帝就下詔拘拿一總的教士，解到北京訊辦，所以聖教又起了大風波；後來真相大白，楊光先革職，到了康熙十年，教士們又能到南京自由傳教，勸化了一位大員，名叫佟國器的，合家進教，十分熱心。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皇帝幸臨南京，召見畢嘉汪如望兩位司鐸，賞賜很多的東西，畢神父在南京

傳教數十年，創立修道院學校等，做了不少的事業。

講到南京宗座代牧區，是在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教皇亞力山大七世創立的，他任命高刀倫第主教，管理南京北京等地教務，但高主教死在路上，沒有到任。後來教皇在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任命福建福安人羅文藻神父繼任，所以實際上，羅主教是南京第一任主教。不過當時傳教很不自由，羅主教又再三謙辭，所以直到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五）方才在廣東受祝聖。兩年之後，便到南京管理教務，他當時年紀已經有七十六歲，但他奔走各省，施行聖事，非常努力，又因為西洋教士太少，所以聖了幾位才德兼優的中國神父，如同吳漁山，別號墨井道人的，是一個有名的畫家；劉蘊德，是做過欽天監監副的，幫助傳教，很是得力。羅主教在任八年，才平安去世，享年八十三歲。四年之後（一六九七）教皇把南京教區地界縮小，改為南京正式主教區，直到（一八五六）年，又改江南代牧區。

在這時期，先有雍正的教難，後有太平天國的變亂，教士教友遭難的很多，又因耶穌會的被迫解

散，教士絕跡，所以南京教務大受影響。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六）年，上諭取消禁令，發還沒收的教堂教產，任人自由信仰。此時耶穌會已復興，會主重到江南傳教，咸豐六年（一八五六）教廷改南京主教區為江南代牧區。八年之後，太平天國亂平，耶穌會士重到南京收拾教產，重整教務。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耶懷仁主教到南京，拜會總督曾國藩，兩年後，又來會見制臺馬新貽，請求保護，因此民教相安，而重建新堂工程，也在這時落成。雖然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天津發生教難，南京方面，靠託馬制臺關謠保護，就能平安無事，直到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因為教友人數增多，舊堂不能容眾，所以倪懷綸主教又翻造新堂，就是現在漢西門石鼓路的天主堂，到明年，這座聖堂已有五十年的歷史了。

最近四五十年來南京的教務，沒有很顯著的發展，因為管理江蘇、安徽教務的江南主教，差不多是常駐在上海的，所以教務的重心，便移到上海方面來了。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教皇把安徽的教務，

分給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耶穌會士管理，所以江南代牧區，改為江蘇代牧區，後來又因劃分海門國籍教區，所以又改為南京代牧區，不過主教仍駐在上海，姚主教在任三十年做了不少的大事業，在南京下關大馬路，蓋了一座小堂，為招待路過南京的教士的處所。民國十四年，在城裡大倉圍創設了震旦大學的預備科，取名利瑪竇公學，來紀念第一個到南京開教的教士。又在城南七十里的陶吳鎮，分設本堂司鐸，為主持近郊的教務。十六年三月，國民革命軍佔領南京時，左派亂兵，搗毀教堂，搶劫一空，並殺死震旦附中的翟屠兩位神父，這是革命過渡時代的一齣慘劇，清黨之後，政治穩定，全國統一，南京一躍而成中華民國的首都了。

姚主教故世後，惠主教繼任，後改為上海教區主教，教皇又分江蘇北部徐州為監牧區，民國二十二年冬季，劃分首都附近，江甯、高淳、江浦、句容、溧水、六合、丹徒、金壇、溧陽、丹陽、揚州、武進、宜興、江陰、無錫等十五縣，為南京宗座代牧區，歸中國教士管理，在念五年七月七日，始簡任于斌博士為首任主教。統

觀從利瑪竇神父到南京開教以來，三百餘年中，經過了不少可喜可悲，可歌可泣的事情，由徐光啓的進教，得了一個護教的台柱，經沈淮和楊光先的摧殘，更遭雍正以下，長期時的教難，又因耶穌會的被解散，致江南缺乏教士，再經太平天國的亂，所以教務一落千丈，然而耶穌會士辛苦開創和建設的功績，是不能湮沒內。現在又把這個經多年汗血灌溉的一塊園地，讓給我們本國主教接管，我們中國教友，是不能不表示感激的。同時可證明歐美天主教士來中國傳教，絕對沒有野心的，更不是文化侵略。事實勝於雄辯，毋庸多費筆墨。

劃分南京教區詔書

牛若望恭譯

宗座以素具愛護中華高貴國家之摯情，故自始即籌劃在中國首都建立固定傳教區域，付諸本籍神職界管理，俾在其同胞中之傳教事業，得有更豐盛之收穫，而基多教會之普遍性，亦從而新穎之。利瑪竇以及其他耶穌會士，血汗所灌溉之南京地方，朕之前任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於一千六百六十七年，即劃為代牧區，後亞歷山大八世，於三十年後，即降該區為正式南京教區。惟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復取消正式南京教區之名義，仍定為南京代牧區，最後復自該區劃分安徽、蚌埠、蕪湖、海門、諸代牧區，及徐州、監牧區；朕每憶及此區，輒欲完成以上所云之事業。茲為達到上述之建設，因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之努力，朕復聽取傳信聖部諸領袖之建議，南京代牧區之建設，以及凡與此問題有關者之意見，即以宗座全權，將極廣袤之南京代牧區，劃分為二，其一包括江寧、高淳、江浦、句容、溧水、六合、丹徒、金壇、溧陽、丹陽、揚中、武進、宜興、江陰、無錫等十五縣，命名為南京代牧區，即以此區，委託本籍神職班管理，其中，武進、堂，宜興、江陰、無錫等十五縣，其餘各縣，則另成一新代牧區，名為上海區，仍交由耶穌會士管理；凡全球各教區神長，按照通例或合法習慣所應享之權利，殊恩異典，該兩教區皆得享受，而其他各教區神長所應負之職務，朕亦同樣加諸該兩教區也。

式書記手寫，並由在聖教會但有相當職務人員之蓋印而公佈時，雖屬印刊之本，亦得視同此原詔，享有同樣信實，故任何人不准有違朕志而毀損或抵牾此詔也，如有擅敢妄為者，須知其必擢全能天主及聖伯多祿聖保祿之義怒也。

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朕即位之十二年發自羅馬聖伯多祿大殿
簽署者 羅瑪教大臣比約包日雅
聖座首席秘書 多明我姚利歐
味增爵畢昂基加列西
傳信部總長傅馬索義畢翁砥樞機主教

耶穌傳(續)

原著 Remigio Vilariño Ugarte S. J.

楊堤

四十九 耶穌受洗

(路，叁，二一；谷，壹，九至十一；瑪，叁，十三至十七。)

從加里肋亞也有人到若翰跟前受洗。有幾個加里肋亞人！如聖安德肋(S. André)，聖若望，恐怕他的兩個兄弟以及許多人，都是若翰的徒弟。無疑地納匝肋村也屢次聽到施洗先知的大名，他是瑪拉基亞以後的第一位先知；瑪拉基亞是四百五十年以前的先知。許多納匝肋人也來看奇事，聽了「火」的話，便一個一個的由天主打發來的人的手中受洗了。

若翰作着這一切的時候，無人知道在木匠間靜默工作的那一位正等着自己的時候來到。

有一天，——約模是若翰說教的第六個月——正月的一天，我們可以相信，那位木匠撇開工具，拜別慈母，添做旅行團中的一員，往若翰施洗處進發。若翰爲他預備道路，他覺得自己的使命是宣傳福音，而且宣傳福音的時候快到了。

他在旅行團中沒有什麼特別表示，別人都看他是一位木匠。他也同別人一齊受洗，恐怕若翰也不認識他，教他和別人一樣的痛悔己罪……凡此種種，無須多加考據。聖史記載的不多；他們描寫不是爲滿我們的好奇心，而是爲做我們的信仰及聖德底基

一日以後，若翰提起這事向自己的弟子說：

「我向來不認識他，打發我來在水裏授洗的給我說過，你看見聖神降來，站在誰身上，誰就是用聖神授洗的，我果然見了這事，我就作証，証他是天主子。」

可見耶穌受洗以前，並沒有鴿子降下，若翰之認識耶穌，大約是受了默啓。所以當耶穌下水求洗時，若翰看見他是一至義的，「無罪可悔，所以若翰推辭他說：

「我本當受你的洗，你反來就我麼？」

耶穌答應他說：

「你暫且依着吧！因爲一切義德的事 應當我們全行了！」

那時若翰就依了他。耶穌既受了洗，立刻從水裏上來，他正在祈禱之間，諸天爲他開了，他就看見天主聖神如同鴿子降下來落在他身上。有從天上來的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就是他，意思是說，因着他我得與世界及罪人和好；不是他，世界及罪人是我眼中釘，肉中刺。

那時耶穌年紀約有三十歲。

五十 嚴齋四十晝夜

(瑪，肆，一至二；谷，壹，十二至十三；路，肆，一至二。)

領了洗的耶穌，充滿聖神，由若爾當河上來，又被聖神引

入曠野，到那裏爲魔鬼的試探。他在曠野住了四十日四十夜，被撒但試探，與野獸同居，在那日期內，也沒有吃什麼，嚴齋四十晝夜，滿了那日期，可就餓了。」

此是耶穌生命中的奧蹟，我們不易理解。耶穌被魔鬼試探，耶穌到了謙遜深滿之底。

雖然耶穌底一舉一動都受着聖神的推動，但是在此光景中是特殊的。聖經上說得很清楚，是教我們曉得耶穌受試探是受着天主上智底特別的安排。

耶穌被聖神引入曠野。若翰講道處耶穌受洗處卽有曠野意味，但是耶穌更入曠野深深處。

據有相當價值的傳說——我們沒有充分的理由擴絕傳說，——說耶穌遁跡的深山，自很古以迄今日稱那座山爲「嚴齋山」。爲紀念耶穌的緣故。此山距受洗處不遠，離耶里郭只有一小時的路程，高出死海及若爾當河四九二呎，壑深，谷幽，岩陡，多洞穴，少植物。因耶穌而得名。耶穌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來此深山曠野，野獸一定豎起耳朵來聽這空谷足音，耶穌日夜無間，作極嚴厲的補贖。我們亦可相信耶穌有時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登峯造極，可以眺望耶里郭和暖的平原，若爾當河的蜿蜒的流水，死海及咒詛的湖，腳下的荒山。

今日上此山的除了探險家，沒有別人，可見耶穌時此山是怎樣的難上啊！

耶穌既到那裏便開始守嚴齋，除了野獸，沒有別的伴侶。獅子與狗熊，野豬與豺狼，虎豹與狐狸，野狗——山麓是牠們的大

本營——做了他的靜中之友。野狗在黃昏時的悽然長鳴，羣獸在入洞時，出洞時與打架時的吼哮，打破了深山中的靜默！

耶穌從山上看見結隊成羣的民衆在若爾當河濱來來往往，到自己的先驅跟前去受洗，先驅的心火方興未艾，講道理，爲主預備道路，於是耶穌大動慈心，覺得整個的世界正需他的眞道與聖寵

爲世界，爲救贖世界，爲給世界立克苦及補贖的表樣，他嚴齋四十晝夜，絕對的不食不飲。

但是在此期中他很奇妙的維持自己的生命，不覺飢餓，無疑地有的聖人在神魂超拔(Extasis)中經過良久時間，也不覺得飢渴與疲倦……

但是四旬以後，嚴齋的效果來了，他感覺到飢渴與極度的疲倦。他給我們立表樣，教我們做補贖，找清靜，與天主密交，遠離正當的娛樂，忍飢受渴，若是天主願意。

在此期間，救世主不斷的新禱，無疑地，亦爲我們祈禱，爲墮落的人類祈禱，求聖父因着自己的嚴齋，痛楚，補贖，以及將來更大的傳教，受難……而救全可憐的罪人！

五十一 試探

(路，肆，三至十三；谷，壹，十三；瑪，肆，三至十
一。)

除了嚴齋，飢餓與祈禱，耶穌爲更愛我們，更教我們謙遜的表示：是他受卑賤的，可恨的被造之物——魔鬼的試探。

可咒詛的撒但！

聖經上牠有許多臭名，如撒但，仇敵，魔鬼 (Demônio) 希臘人命的名，當此名的是人神的中間物，或善或惡，如今通作歹意，(惡魔，譏謗者，伯爾載布 (Belzebub) 住宅或祭壇上底蒼蠅神，) 毒蛇，長蟲，試探者，誘惑者，污穢的神，黑暗大王，神，路濟弗爾……

神學告訴我們，有一個時候，天上有一位天神秉有本性的優先的美好與極豐的寵愛，但是又有一個時候，在往榮福的路上，在試驗的場中，不幸犯了罪；聖如達 (S. Judas) 一名達陸，) 告訴我們說，那個沒有好好地保守自己尊位的天神及其革命同志——被投於幽暗之中，牠的罪大概是一妄自尊大，「以為自己是無美不備，有麗皆臻，無須向上，無須再依靠「全能者，」可是牠嘗着了一全能者」底利害。天主試探世人，一如試探天神。

牠自大，不服從天主；牠犯了罪，發難者及無數的附和者皆被懲罰，在地獄裏吃苦頭，但是牠還保存着本性的固有的才能，天主許牠興風作浪，試顯身手，所以牠無法不用的誘惑人類，陷害世界；使亞當墮落，使無數人墮落；以自己的魔鬼煽動我們敗壞的「本性」使靈魂變態的「驕傲」由內身產生的「情慾」，從世界外物激發的「貪婪」。

無疑地，撒但費盡心思的打聽以色列人底默西亞，世界底救世主什麼時候來到，牠雖是聰明的魔王，可是不知道世界上的一切未來的事，不過單知道天主准牠知道的。

恐怕天主是如此安排：教牠對基多只有一知半解的認識，不曉得默西亞是否是天主；許多教父告訴我們，撒但不知道納匝肋

的耶穌是默西亞，是天主；天主許牠知道時，牠看見那位青年舉止不凡，不可以等閒視之，但天主沒有教牠完全認識。

耶穌基多，我們模範，他曉得我們「人生若戰，」常有魔鬼的襲攻，他給我們立表樣：斬將塞旗三勝之；我們的大帥如此勇敢，我們豈可貪懶苟安，不再往直前！有耶穌作我們的保鏢，我們還怕什麼？

撒但要偵探納匝肋的耶穌是「常人」或是一「非常人」；「只要他是人，他總能够上當吧，難道他不能步亞當底後塵？所以聖史告訴我們，耶穌在曠野受了許多試探。

但是聖史只舉出三個試探，無疑地這三個試探可以代表其它一切試探。

雖然耶穌受試探是奧蹟，但是我們應該留心，因為耶穌不是如同我們一樣受試探。

那些試探是外來的，不是內在的。我們的誘惑不然，我們的誘惑是多次是從內裏來的，從我們的私慾偏情來的，無法避免的，心猿意馬，不服從良心的忠告，容易犯罪。所以義人壓伏私慾偏情，尤其是在私慾偏情開始妄動的時候，我們的誘惑多次亦是外來的，無法可免的，我們不是聖人，我們又受了原罪餘毒，我們的私慾偏情只知做內應，滿足自己的慾望不問正當與否。

我們的元祖亞當底感情服從理性，許它動時它才動，尤其是我們的再祖耶穌，他沒有私慾偏情，他沒有導火線，他的感情完全服從理性與物爾朋底聖德，從他的心界不能產生誘惑，他的誘惑是來自魔鬼的佈陣，及世物的富有吸引力的表現。

尚有一事，應該注意，即耶穌不可犯罪。不要因此相信耶穌不戰而勝。這又是一種極深的奧蹟。耶穌那時奮鬥，如同後來在山園時及別的機會中一樣的奮鬥。耶穌在曠野如同單有人性，沒有天主性，所以受魔鬼的攻擊；但是他的天主性保護人性，人性是不會敗北的，即使不戰亦是不會敗北的，但是他戰，戰則必勝。『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是兵家的韜略，魔鬼也學會了這一套。牠與老亞當戰，凱旋，並得了亞當子孫的『必敗券』；牠又與新亞當戰，可是沒有許多好財喜，我們的元首耶穌是『無敵者』，一凡因聖寵或救贖與耶穌聯合戰綫的，都『無敵者』。四旬中，耶穌受了許多試探；四旬既滿，耶穌始覺困乏，軟弱和饑渴；那試探人的上前來，給他說：

「你若是天主子，可以命這些石頭變成餅。」

耶穌答說：「經上云，人不單靠着餅生活，乃是靠天主口裏所發的一切聖言。」

魔鬼一方面一意探察耶穌是不是天主子，一方面願意耶穌了結長齋，並看耶穌行事是否依照天主聖意。更願意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方法，將他由貪饕引入更大的罪過，這貪饕是爲山九似，功虧一簣的好引子。

救世主如此回答，教魔鬼察不出他是不是天主子，亦不上魔鬼的當。圖口腹的快樂，亦不在魔鬼面前大張聲勢；只此小小的得勝，更準備着迎那捲土重來的勁敵。

耶穌將「你若是天主子」這一句置之不理，而却答覆底下的那句，把魔鬼弄得捫口無言，耶穌如同說：你教我畫餅充飢，你

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你看，聖經上的話證明你錯了，因為聖經上說得很好：人爲養活性命，並非端賴麵包，可以用天主吩咐的千萬方法，只要天主願意，何事不可成；天主曾降瑪納養活以色列人，卻是一例。天主的話是真正的養身之糧，人在尋找麵包養活肉身以前，應該尋找天主的聖意以養靈魂。

魔鬼暫時靜默，但是不肯罷休。魔鬼又將耶穌攔進日路撒冷聖城，放在聖殿的高頂上，給他說：

「你若是天主子，請你從這裏跳下去，因為經上說，天主爲你吩咐了自己的天神，教他們保護你，又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頭上。」

耶穌給牠說：「經上還載着說，你不可試探你的主，天主。魔鬼願意知道耶穌是天主子否，同時願意他自大及妄用天主聖寵，墮自高處，落在天神手中，那真是默西亞的表現，一切人都要喝采。

令人驚異的一回事，是耶穌讓魔鬼搬弄，據聖經上所說，耶穌被魔鬼運轉自如；挾救主而至殿頂。魔鬼的如此的大膽，引起了幾位教父及神學家半信半疑，以爲這是一種理想與暗示，並非實際的。但是聖史告訴我們有相當的理由：後來耶穌任惡人掌頰，鞭打和釘死，如今讓魔鬼攝來攝去，有何不可呢？

魔鬼將耶穌放在聖殿高頂上，蓋在那一座頂上，我們不得而知；大概是放在門得隆(Cedron)山溪傍的高頂上，此尖端與山溪垂直，望下陰沉沉的，更好說是魔鬼願意耶穌跳在外院廣場上，

使有目共睹的衆人拍手喝采。

誘惑是很順序的。註釋者說魔鬼引經據典，有一點與原文不符。因爲原文不這麼簡單：「天主爲你吩咐了自己的天神，教他們保護你，」而是說：「天主爲你吩咐了自己的天神，教他們保護你在你的路上，」這是告訴我們不應該遠隔天主所指示與我們的道路，亦不可自負妄想，太冒危險，自投荒徑歧途，妄想天主助佑。

簡單的帶有神力的話語打败了魔鬼，退去了第二個誘惑，如同退第一個誘惑一樣。我們若是走真實的道路，天主保護我們，天神保護我們；我們若任意妄爲，矜誇本領，天主和他的天神必不保護我們。我們不應該逼迫天主發聖蹟。要緊的時候，天主才發聖蹟。我們不可試探他。

第二次魔鬼又敗了，但不因此而休戰，更準備着利害的攻擊，更希望着光榮的勝仗。

聖經上這樣說：「魔鬼又攔他到一座極高的山上，頃刻之間，把普世萬國，並萬國的光榮，都指給他看，給他說：

「這一切的權柄，並萬國的光榮，我都交給你，只要你下跪朝拜我。因爲這一切都歸了我，我願意給誰，就給誰。所以你若跪下朝拜我，就都成了你的。」

堂哉皇哉的誘惑！撒但領耶穌上一座高山，牠以魔王的本領和魔術，剎那間造成了一隻「萬花筒」一片「西洋景」和「幻影畫」，五洲萬國，瓊樓玉宇，皇宮寶殿，應有盡有，使他看，使他眼花目眩，與其說使他羨慕，不如說使 he 上當。如同希臘人所

說的曇雲一現(Estigma)，轉眼即過，比之電光石火更不可捉摸！花花綠綠，五光十色，這是誘人精害人的門道。

魔鬼至此圖窮匕首見，不寒而慄。納匝肋的青年百般鎮靜，態度十分自然，不慌不忙，不顯露自己是默西亞，君王，天主聖子，即此一端，亦足使魔鬼退避三舍。牠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人有如此的鎮靜與勇敢，雖然牠有很深很長的經驗；那個人沒有被牠試探過？這最後的攻擊，充分的表現着牠的驕傲與幻想，牠是多麼的矜飾，牠是受罰的魔鬼，而願意受人的欽崇，牠的老毛病仍未改，試問牠爲什麼離了榮福之門而下了地獄？

假如耶穌些微地應承了先前的兩個誘惑，那末魔鬼要喜得心花怒放，因爲得寸進尺，宿願遂償。第一個誘惑，不見得怎樣不好，可是接着來的第二個已壞得多了，第三個是背教的大罪。魔鬼的空城計真多，但是紙老虎。抵不過鐵錘。牠不能既許必踐，牠說的話牠不負責任，大言欺人，但是人們容易輕信，上牠的圈套，不過耶穌有先見之明，曉得牠的假善裝誣與似是而非，揭破西洋景，讓它水落石出！

魔鬼的奇形怪狀，胡說亂道，使耶穌大發聖怒，阿斥牠去，免得牠再往下肆無忌憚了，於是耶穌帶着鄙視的口氣說：

「去吧，撒但！因爲經上云：你該欽崇你的主天主；只該奉事他。」

魔鬼用完了各樣的試探，就暫且離開他去了，忽有天神前來事奉他。

我們不曉得撒但何時再來，因爲聖經沒有告訴我們，但是照

聖路加的話看來，此後耶穌不缺少誘惑，尤其是在日色瑪尼園與加爾瓦略山 (Getsemani, Calvario)，此是「暫別，」略事休息，因為耶穌來世是與魔王戰爭，是來得勝牠，雖然牠曾攻擊亞當，而且凱旋了。

人類的元祖失敗時，天神降下，深鎖了天堂之門；人類的再祖勝利時，天神降下，在他周圍飛舞，致敬和侍奉。

在此機會，吾主告訴我們退誘惑應有的一切方法。他願意受誘惑，是要得一種經驗，為的我們受誘惑時，他能同情助戰；只要我們居在他的麾下，我們任何不怕，誘惑來時，亦不可害羞，因為他曾受過誘惑，退過誘惑，他是我們的榜樣和靠托，助戰和勝利。

耶穌被三個為首的誘惑試探了。據聖若望所說，三個為首的誘惑是肉身的貪慾，眼目的貪慾與生活的驕傲，（若望一書二章一六節）

最後，魔鬼誘惑的步驟，耶穌取勝的態度，是告訴我們受試的種類及退敵的方法。

我們起來！如同我們的救世主一樣的戰吧！勝利歸我們，失敗歸魔鬼。天神脫我戰時袍，加我得勝冕，開我天堂門，坐我榮福議；撒但及其革命同志因罪所失去的位兒都是我們的！

五十一 若翰底作證

（若，壹，一九至二八。）

耶穌在對面的山上，半攻半守的做補贖打魔鬼的時候，若翰本着自己的使命，說教付洗，勸衆人籌備歡迎默西亞，因為默西

亞馬上出來救贖衆人，給病弱的，受壓迫的，衰世的民族，傳揚耶和華的救贖。

那時，舉國若沸的瀰漫着「默西亞不久就來」的聲浪，人人都眼巴巴地期望着那位「非常人」底惠臨。

無疑地，保弟斯大做了一切猶太人談論的資料。不過他沒有發什麼聖蹟，這是天主教上的安排，要把這種「權利」讓給基多享受，為的做基多及其前驅底不同之點。但是照前驅底聖德與奇行上看來，他是一位「非常人」，「難道他不是「默西亞」麼？」

法利賽，撒杜賽和，以色列的領袖都怒氣填胸地遠離保弟斯大，因為他始終公然地責備他們的頑硬難化。他們看見他的民望和聲勢日張，便日夜不安。他方面，他們以為責無旁貸地要問過究竟，要問他是不是開始向人民傳教的默西亞，要問他到底是甚麼人，有甚麼使命和威權？於是召開會議，討論對若翰應有之方針，提議通過並組織「司祭及肋未委員會」，「委員的使命是訪問那位「曠野之人」底履歷和實情。委員到了若翰跟前，問他說：

「你是誰？有人說你是默西亞，真的嗎？」

若翰明言不諱地說：

「我不是基多。」

「那末你是誰？是厄里亞麼？」

「不是。」

「那末你是誰？是先知麼？」

「不是。」

「那末你到底是誰？你說吧！為的我們好回報派我們來的人

依你說，你是甚麼人？」

「我，我不過是個聲音，她同先知依撒依亞所稱的在曠野中呼號的聲音，說，你們要修好主底道路！」

他們問他是誰，他說不是默西亞，那末至少該是厄利亞吧，因為許多人相信厄利亞先知要來，再不然，就是默西亞大人底親信的人吧！

他們問他是不是先知，因為梅瑟應許過，要來一位天主特選的偉大的先知，而且有人相信他是默西亞，有人不相信他是默西亞，到底相信他是默西亞朝偉人中的一位，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相。

若翰以簡單切題的話語，逐一地答應所問，不多不少；並不辭不達意，模稜兩可，越出問題的範圍。

那時法利賽的使者願意得到更滿意的答覆與更完美的報告——他們有責任呈遞報告書，於是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問道：

「那末你爲甚麼授洗呢？如果你一不是基多，二不是厄利亞，三不是先知。」

若翰回答說：「我不過是用水授洗，但是你們當中現有一位是你們所不認識的，就是來在我以後，却在我以前的那一位，我就是給他解鞋帶子也當不起。」

意思是說：我用水授洗，因為我是比我遲來的那一位的使者，但是他比我先有，他命我來用水授洗，他自己却用聖神授洗，他就來，最好說他已經來了，而且在你們中間，雖然你們不認識他，你們看，我不是基多，基多比我大，大得多，不講別的，即

使我做他的小僕，在會堂裏或家庭中替他解芒屨之帶，我亦沒有這種資格。

五十三 天主底羔羊

(若，壹，二九至三四。)

這是在若爾當河那邊(河東)伯大尼亞地方所有的事，當時若翰在那兒授洗，這個伯大尼亞(Bethania 一作伯大巴抑 Bethabara)在死海上約十五公里，在嚴齋山東約二十公里，不是日路撒冷附近，耶穌在那裏復活拉匝綠的伯大尼亞。這番事的經過是在耶穌得勝魔誘，做完補贖，下嚴齋山的時候。耶穌的意思是回加里肋亞，數條路線中，他揀了最好走的一條，也許是他來時的原路，即由若爾當河而經過伯大尼亞(譯意浮家泛宅或船塢)若翰授洗處。

日路撒冷底委員已經動身回去了，也許若翰和自己的弟子在談論昨日猶大人所問的，並詳細解釋說教的原委，而且說他不是基多，基多比他更神聖，基多要來救贖世界，基多就在他們中間，但是他們不認識他。你看，耶穌忽然顯現了，耶穌自遠而來，自遙對的嚴齋山而向着他們來了。

若翰一見耶穌，便用手指着他說：

「你看，天主底羔羊，你看那除免世罪的羔羊。我所說的：在我以後來的，成了在我以前的——因爲在我以前就有他——就是指這人說的。我先不認識他，但是爲叫他顯明於以色列人，所以我來在水裏授洗。」

若翰稱耶穌爲天主底羔羊，因爲若翰對耶穌底使命有真的認

識，而且因着天主底默啓曉得耶穌與穿着世俗榮福之衣的，及窮兵黠武的，好傾流敵人之血的，不可同日而語。一般腦筋簡單的猶太人民都相信要來一位罪底破壞和得勝者，他，耶穌，就是罪底破壞和得勝者；他是贖罪的犧牲，他是巴斯掛真羔羊，逾越節獻祭的羔羊，沒有別的作生，不過是這無價羔羊的象徵，藉着這羔羊底血，我們能洗刷我們的罪污，能改頭換面，得有漂亮的禮服，得有升天的希望；只有這羔羊底血能洗刷一切！他，耶穌，是除免世罪的羔羊，他以除免世罪爲己任，毛白如雪馴良無比的羔羊將走上犧牲之台，作一全燔之祭，做一位罪底破壞和得勝者，將我們從罪底縲絆中解放出來，到底，到底他是聖潔無辜的。

若翰作進一步的作証說：

「我見了聖神如同鴿子從天上降來，站在他頭上。我向來不認識他，打發我來在水裏授洗的給我說過，你看見聖神降來，站在誰身上，誰就是用聖神授洗的。我果然見了這事，我就作証，証他是天主子。」

再好不過的作証，若翰在這作証裏告訴我們：耶穌是基多，是我們贖罪的犧牲，是聖洗的創立者，是重生的父母，是聖寵的泉源——聖神看他分上才賜人聖寵——是天主聖子，若翰底弟子雖是聽着，但是莫明其妙，不懂得這些深奧道理，到底前驅在這裏——在耶穌福音伊始，在耶穌傳教之先，將福音的整部，基多的一切，赤裸裸的全盤托出。

●首都首任主教于斌博士履歷

于斌主教，字野聲，民國紀元前十年四月十三日，生於黑龍江蘭西縣，民國五年，就學於龍沙省立第一師範，八年進吉林永吉小修院助教，且習拉丁文；十年，由吉林高主教遣往上海震旦大學肄業，逾年畢業，回吉林神羅學院攻讀哲學，十三年秋，由高主教保送赴羅馬深造，十六年得聖多瑪斯哲學研究院博士學位，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羅馬聖若望大堂晉陞司鐸品位，翌年得神學博士學位，旋被聘爲傳信聖部伍爾朋大學教授，同時在聖雅博理納大學院研究教律學，並考得教律學博士學位，曾任教廷赴非洲阿比西尼亞報聘專使團隨員，得阿王五星勳章，爲華人參加教廷使團之創舉。

民國二十一年，借意國朝野名流組織中意友善會，二十二年考得意國國立大學政治學博士。民國二十二年冬，蒙教皇委任爲中華全國公教進行會總監督，當即乘輪返國，十二月二十日抵北平任職，兼任公教教育聯合會副會長，並宗座駐華代表公署華文秘書。二十三年，又蒙宗座代表蔡總主教委爲全國公教學校視導專員。二十四年九月八日至十五日，蔡總主教在滬召開中華公教進行全國教區代表大會，賴公翊贊策劃，成績非常優越。蒙教皇賞識，簡任爲南京國籍傳教區宗座代牧。

聖教會對於聖依納爵之避靜神工組織大綱及會典之評判

前面，我們講着聖依納爵的事業，都是據實直書，絕不蹈襲誇張隱晦的通病。這偉大事業，在全部設計上有純全的和諧，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可是有許多計劃，至今還不能實現！那麼，聖依納爵心中所期望的，究竟有沒有效果發生呢？這個答案，要由公教信衆所公認爲最高權威的聖教會答覆了。

這裏，我們要很簡單地舉出幾種教宗們對於耶穌會的避靜神工，組織大綱，和一般會士們，所有贊許稱道的正式文件，以供讀者參考。在現在出版的避靜神工書本中，開首第一頁便恭錄着教宗保祿二世足以發人深省的詔書。在這道詔諭中，教宗先把奉命審查這書的審查員們的譽言，照述一遍，然後下他個人的斷語。他說：「這避靜神工和書中各樣教訓所包括着的各節，都經我們審定，加以贊許。這些都要在這詔諭下受保障。我們更爲吾主竭誠勸告耶穌基督的信衆，不論男女，不分國界，都要利用這些教訓和這些神工，使自己因此成爲熱心信友。要是說別的書籍，得到教宗這樣莊嚴的稱許的，一本也沒有，這當然是武斷了，不過我們不妨撫躬自問，經教宗把書中整個和詳細的道理，向全體公教信衆正式昭示過的，除了這避靜神工外，是否還有別的書籍？」

保祿二世以後，其他竭力讚揚避靜神工的教宗們還多着，我們只提着聖庇護五世，額我略十三世，烏爾朋八世，亞立山七世

，本篤十五世，格勒孟多十三世，庇護九世，良十三世，庇護十世，本篤十五世，以及當今教宗庇護十一世，也已够了。教宗良十三世，在他一九〇〇年，二月八日的詔諭中，曾說道：「聖依納爵的作品，對於人靈永遠的神益，是多麼重要啦！這層我們憑着三百年來的經歷，和許多人的作証，已經証實了。這些人在這時期內，或在神修的義務上，或在聖德的修成上，都成了著稱的人物。」

然而對於避靜神工頌揚得最動聽的，又該首推庇護十一世了。這回的頌辭，是在他准了公教司牧們的請求，宣佈聖依納爵爲一切避靜神工的主保時候頒發的。他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宗座諭旨中，先引上述良十三世的論文，接着就追溯到聖方濟各撒肋爵怎樣因着避靜神工的光照，使他的內心生活獲得了光明；聖嘉祿鮑洛滿 (Charles Borromeo) 怎樣在實驗上這神工所有使人成聖的力量之後，把這避靜神工轉教給神職人員和信衆；怎樣那最高默想生活的明師聖女德肋撒重視着這神工；怎樣那方濟各會傳教士聖萊奧那 (S. Leonard de Port-Maurice) 承認他虧了謹遵這神工的方法，才使他的宗徒事業，獲得成功。最後，教宗結束他的論証，說：「至於我們呢，我們也很信服；我們這時代種種禍害的主要原因，就在世人已不知道甚麼叫做「收斂心神」了。（日勒米二十一）如今我們知道依着聖依納爵的方法舉行的

神工，確有一種偉大的力量，好克服種種的困難，就是目前人類社會，差不多到處遇到了使失敗的困難、我們曉得，因着這聖善的避靜神工的恩賜，便有了成熟的德行的豐收，不論在修會中，在會外司鐸們中，或是在世俗人中，而且便是在勞工界中——這是很可注意的，尤其是在我們的時代——從前和現在，都是一樣。因此，我們熱烈地願望着舉行這種神工的習慣，天天更廣泛地傳佈開來；我們也熱烈地願望着那些熱心的處所，就是人們舉行一個月，或是一星期，再不能，便是幾天的避靜，來趨向於信友生活純全的境界，的地方，要日盛月增，比現在更爲繁榮。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教宗庇護十一世，頒給耶穌會總會長一封信，又討論到這件事情。他說：「當然別的做法避靜的方法，未嘗不有，但是依納爵的方法，比其他種種的方法，的確要好得多。這種方法得到了宗座更廣大的贊許；這便是從根據在這種神工以堅實，巨大的功效，所得經驗上的期望得來。假使大多數信衆知道多去利用這成聖的方法，便可以希望在短時期內，人類社會終會享受到那般殷期待着的，和平的福樂了。那漫無限制的自由的願望，就會有了束縛；各盡天職的良心，也會就此回復，重新實行起來了。」

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句，說庇護十一世給聖依納爵加上了一避靜神工的主保的尊號，是出於二十九位樞機，四位宗主教，一百二十二位總主教，四百九十七位主教，二十位宗座監牧，各修會總會長，以及其他許多重要人物的請求。這很有些像聖教會司訓團的一種總會議。這個會議的議案，都是記錄着公教神牧們對

於避靜神工的推崇。我們只要聽一聽那巴黎總主教杜包厄樞機 (Card. Duboué) 的話，便可以聽到他們全體的意見了；他說：這便是使依納爵入聖超凡的避靜神工；這位聖會祖和他後來的弟子們所用以導引人靈，成聖成賢，不可勝計的，也便是這種神工。不但聖父素知列任教宗們對於這部神妙作品所有的稱頌，而且聖父前此也曾親撰譽辭，大加褒美，因此，我敢希望他做這回我向聖教可敬元首作此請求的先聲。如果立定了聖依納爵做避靜主保，昭示信衆，以得我們勸人採用這成聖成賢的大方法，勸導起來，自必更爲得力。這個方法，和避靜神工這本書，已收得了很豐富的效果；聖依納爵立做避靜主保之後，他們的價值，也必更見增加；講道司鐸們也要因此更高興去探討這位「聖教會公認的神師」的精神。

那些高級神牧們的頌辭，語調幾乎同上述的完全一樣，只是他們從經驗上講來罷了。他們不但讀過這部避靜神工，却也躬行實踐，依着書中的方法去做這神工，而且還教他們屬下的神職人員和信友們照樣做着。

講罷了避靜神工，就該講一講耶穌會規，就是織組大綱了。教宗保祿三世，和儒略三世，對於聖依納爵親自呈報，那規定得很切實的會章，曾先後加以贊許。教宗額我略十三世更於一五八四年確認這組織大綱，宣稱創建人所有種種的革新，實爲必要。他說：「天主教上智依着時代的需要，使聖教會中建立了各種旨在救靈的修會。當聖教會中禍害流行的時候，天主教上智就給他供給新救藥，幾時聖教會遇到了新敵人準備攻擊，天主教就派幾個修會

來給新的援助。天主依着各修會本職上的聖寵，賜給他特具的精神，特別的方法，和他達到目的所需適當的能力。在我們的時代，虧了耶穌會成立，天主使他的園地內，成熟了許多的嘉果，正如那在全世界所得種種很好的效果所証實的一般。這耶穌會在初創時候，也像別的修會一樣，受人反對。因着這種種的非難，各修會慣常便要躲到聖教元首的憲法後面求蔭庇，那很著稱的聖方濟各，和聖多敏我的修會史記上，這種証據也多着。耶穌會忠實的行為，和他對於新進會士們所有神修的訓練，有益於普世聖教，我們希望以後也要如此。因此，我們思慮到普世聖教的福利，要使該會得到安全，和平，休憩，和繁盛，還要憑着我們確切的深知，和全部的宗座神權來核准確認該會的建立，——就是這很值得稱頌的修會，——以及我們對於本案所回測得到的一切，——就是經前任教宗們或是本教宗親自核准的各種權利，資產，免除，和各種恩赦等。最後，我們核准該會原呈中所

有明白規定的組織大綱，各種規則，以及各項任何諭令。這樣莊嚴的核准詔諭，是在聖依納爵去世二十八年後，給耶穌會的組織大綱頒下的。當初的一片熱忱，到這時候會不會冷卻了麼？

直到如今，每隔五十年，我們可以拿出聖教會的正式憑証：這種憑証都是宣稱聖依納爵的事業，就是他修會的立法，始終守着他成聖的德行。我們不妨把一五六八年，和一五七一年間，一位做過多敏我會修士的聖教宗庇護五世的頌辭，記在下面：「耶穌會蒙吾主降福，直到如今產生的效果，真是不可勝數；他還在

竭力產生着，謀基利斯督神國的福利。」接着這位聖教宗就數說着耶穌會士們所經營的幾種業務，又說：「如今處處留着這種種的紀念，不但我們樂於把前任教宗們和我們自己對於耶穌會所有已經核許過的，予以確認，而且，要是上主許我們的話，我們還要儘量加給他們種種光寵和特恩。」過了三年，這位教宗又用和上面差不多一樣的語調，再加鼓勵一番。只是聖教宗在這道諭文中，有一句話說得更為親切：他說：「我們不能自禁，要對耶穌會司鐸們，表示特別的善意。」這句話的原文拉丁文是 *Benignam et placantem*，直譯起來是「我們誠懇地和他們行吻抱禮，」可是，抱歉得很，我們不能依着原文直譯。從前，羅比亞氏 (Della Roccia) 曾使聖五傷方濟各和聖多敏我的行的吻抱禮，昭垂千古。那麼，為甚要因着這論文的莊嚴，不讓我們看見聖多敏我憑着他門子弟，聖庇護五世的居間，和聖依納爵行兄弟間的抱見禮呢？但是在字句上雖則不曾全說出來，事情却是如此。

在十七世紀開始時候，保祿三世，除了把耶穌會的建立和他的神權，再予確認之外，又賜了許多新的恩寵。他這番舉動，是為承認耶穌會對於聖教已往的勞績，和每天繼續着為增加信德，灼熱入靈和擴充傳教事業的努力服務。在這世紀的下半世紀中，教宗格勒孟多九世，宣稱他因着耶穌會，有宗徒的愛德，特具的神火，因着會士們熱心神業，擅長聖學和人事科學，以及他們對於聖座特具忠誠，所以對於本會很為愛重。到了十八世紀，聖教元首思想的表示，更見得有意義；那時耶穌會的敵人們已準備着把他摧毀了。上半世紀中，在一七四五年上，本篤十四世極力宣

稱耶穌會還保持着他的精神：他說：這聖依納爵所創立，用吾主耶穌的名字做名稱，在救世主蔭庇下的耶穌會，專心致力於發揚天主更大的光榮，和人靈的獲救，不停為天主的教會，擔起最大的任務，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會士們遵循着他們聖會祖所遺下很明智的種種規律和大綱，在那完善而無可指摘的管理下，各得其所，到如今已有兩世紀了。可是聖教會的意見雖是如此，耶穌會敵人們的思想正有些不同。這裏，我們就不得不把所有的事實，約畧陳述一下。

一七一三年九月八日，教宗格肋孟多十一世頒佈了一道詔諭 (Unigenitus) 指斥那崑賽爾 (Oratorien Quesnel) 的陽森派異端謬道。耶穌會士們素來反對這派異端，便有人以為這道斥絕的詔諭，是由耶穌會發動，向他們表示敬意；這却是他們所不當受的。在教宗委派草擬這道詔諭的神學家們中只有一個不甚知名的耶穌會士，亞法祿司鐸 (P. Aefuro) 罷了。然而這還沒有甚麼關係。不久陽森派異端，虧着在大品修士巴立斯 (Paris) 墳上，發了幾個假聖蹟，便漸漸出了頭，迷惑的人民漸漸多了。陽森派人又去誘惑了法國的國會中人。那時法國已浸淫於「法蘭西教會主義」的謬說，提倡反抗羅瑪，法國以外，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中，也盛行着一種似是而非的假哲學，從這種假哲學，產生一種秘密社會 (Franc-Maconnerie)，成了無宗教狀態。這種秘密會社，人稱秘密教，漸漸有了很大的勢力；他們的會員，就做了耶穌會第三種的仇敵。此外，還有幾個有力人物，對於耶穌會懷着仇恨，比方龐伯杜夫人 (Madame Pompadour) 伊因着耶穌會士們對於法王

魯意十五世的誇毀，發了刺心的道德教訓，懷恨終身。又有法國的孝失兒 (Choiseul) 葡萄牙的邦巴 (Pombal) 西班牙的嘉祿三世，也都恨仇視着；他們先把耶穌會士們驅逐出境，後來壓迫教宗把耶穌會解散。

因此，葡萄牙的耶穌會士們於一七五九年被逐出境了。法蘭西的耶穌會在一七六四年的十一月間，被法王魯意十五世宣告解散後，西班牙政府，也就在一七六七年，實行驅逐。一七六九年一月，巴黎，瑪特里，和奈泊爾斯三處的王朝，先後於十六，二十，二十五日，向教宗格肋孟多十三世要求下令解散全世界聖教會的耶穌會。這位教宗却很有勇氣，拒絕這種要求。可是他的後任格肋孟多十四世就准了他們，於一七七三年，八月十六日頒佈了那 Dominus Redemptor 的解散詔諭。

這樣，聖教會不是斷定了耶穌會士們是可厭的，失墜了他們最初的精神麼？且看下文，便見分曉。

當葡國政府依據宗座巡閱專使薩但哈 (Salazar) 的報告——這個報告看來是在重重壓迫下寫的——要排斥耶穌會的時候，教宗格肋孟多十三世就給葡王寫了一封信，說他驅逐耶穌會士們，是多麼不義的事，難道耶穌會士們，個個都有罪過，一個好的沒有麼？這位教宗還記得歷任聖教元首對於耶穌會所有的稱譽，也明知薩但哈此刻處境困難，極為原諒，然而他仍保留着最高的判斷。可是格肋孟多十三世的這封信（一七五九年八月二日）反使葡王老羞成怒，急於把國內耶穌會士們驅逐出境。但教宗依舊愛重着他們，顯出慈父的心腸，留他們在聖京安插。

他對於法國的耶穌會士們，也一樣衛護得不遺餘力。法國國會給全國主教們發出一種通告，題目很長，是：「摘錄那些自稱耶穌會士們所有在他們的著作中，經他們的會長總會長核准，而時常堅持着，鼓吹着，公佈着的，各種危險有害的言論。只有三個法籍主教指斥他們言論中所引據的道理，認為不當。可是他們雖加指斥，却仍留着餘地。這些便是沙松(Soissons)盎才爾(Angers)和阿賴斯(Alais)三處的主教。豈知沙松主教竟也因此被聖務部(Saint Office)申斥；盎才爾和阿賴斯兩位司牧，更接到格肋孟多十三世嚴加責斥的詔諭。至於其他的法國主教們都擁護耶穌會，毅然反對法王和法國國會。到了一七六一年上，法王魯意十五世向全國主教們諮詢耶穌會的效用，所抱的主義，和所有的任務。主教們的答覆，却只稱道耶穌會的好處，反駁那法國元首所有壓抑的計劃。當一七六五年，魯意十五世把法國耶穌會實行解散的時候，法國全體神職人員，就開了一個大會，伸述主教們

一致的公意向法王請願。主教們表示法國全國各教區目擊耶穌會一旦毀滅，不勝驚駭；耶穌會士們步伐整齊，規律嚴厲，工作範圍很廣大；他們得吾主的光照，對於聖教會，對於國家，效勞服務，不可勝計的，是很足稱道的。這看來，法國國會的「信口雌黃」和我們的實在情形，真是相差太遠了。

講到教宗格肋孟多十三世爲了衛護法國耶穌會士們，先後頒佈的詔諭行文，不下五十起。至今耶穌會同人對於這位聖教元首常懷着感激的心情。他曾於一七六二年，六月二日，致書魯意十五世說：「我現在再來央求你，仰仗你大能的保護，不是只爲了耶穌會的修士們，和他們的事情，却是爲了聖教，因爲現在他們的興廢，和聖教的盛衰，有很密切的關係。」在這位聖教元首的心目中看來，耶穌會的興廢，和聖教會的盛衰，有很密切的關係，這在十八世紀的法國耶穌會士們真够得上算是一種體面的褒辭了。

●中國聖教掌故拾零

＊徐文定公的辯學章疏和鐘鳴禮修士

一六一六年，沈淮興起南京教難，徐閣老爲西士辯護，會上辯學章疏。這個章疏，徐閣老曾寄給李之藻，以便廣傳。那時龍華民見了，就令鐘鳴禮修士刊布。鐘公就在南京城外，一教友家名余成元者，和六個排印教友工人，開始刊印。迨已印成裝釘的當兒，不料一鄰居外教，密告沈淮；鐘修士和排印人都被捕囚獄。沈淮視鐘修士爲主犯，杖責三次。卒又罰爲奴役三年，經教友等贖回，但因備受嚴刑，已成廢人了！

世界公教出版物展覽會巡禮(續)

周濬良

第二個正式陳列室是比利時的，小小國家，確佔了一個大廳，出版物的豐富是無可異議的；其中大半是法文，也有一部份用著非亞孟語 *Lingua Flamminga* (該國土語之一種)。我注意着一張表示出版機關分佈的地圖，黑色的地圖上塗着無數白點，從比例尺算來，估量距離最遠的兩點不得超過十公里吧！尤其，如果你把他們全國人口數和公教出版物的銷售份數，兩相比較，不得不承認她是第一等公教國家。

走完比利時室，經過一扇狹小的門，進到一個方形的小屋子，盧森堡是這兒的主人；對於盧森堡，除了她的幅員奇小以外，我是一點也不知道什麼的，全室陳列，簡單醒目，一張巨大聖保祿畫像，吸引眾人視線；翻開參觀指南一看，原來他們有一個大規模的印刷所，叫做聖保祿印務局。平頂上是該國地圖，每一個堂口都畫在上面。出版物約摸也有二十多種，法文，英文，德文都有。

現在是葡萄牙了，陳列室較前者不大，可是陳列品豐富的多；在公教國中，葡萄牙亦算得上等資格；四種日報，其他週報雜誌等等，祇須看它們的銷數，可知重要性的一般。

過去就是西班牙，第二十室，廣大，明亮，眼界一寬；全室的顏色合成一種和諧的淡青灰，異常適目。左壁上端，一隊天神，騰身雲頭，似乎在唱歌；在他們前面，一行大字：“La Voce

di Dio che si spande per il mondo”，可釋作：“天主的聲音，廣播全球”。在這般和平的空氣內，誰都想不到本室主人正鬧着可怖的內訌呢！西班牙有一個偉大的公教日報“El Debate”，非但在國內，即在歐洲，也得稱為第一流日報。在聖教史上，西班牙的重要性，不下於意大利或法蘭西；大聖如德肋撒，依納爵，方濟各沙勿畧，都是特選之器，顯揚耶穌聖名者。希望不要放棄了光榮的地位。

第廿一室內，一蹲奇大的白色塑像，監視全室，從觀察報上，我已經領教過她的芳容，據說是代表意大利的，她的名字叫做意大利亞，似乎是個鄉下姑娘，雖有金剛一般的軀幹，並不見得強大；頭上頂着一幅長方形的布巾，這是中古時代的童女標識，裙子很長，足部完全看不見，一雙手捧在胸前，似乎在祈禱，在沉思；把她代表意大利，我不知還有何意義？至少在侵掠阿比西尼亞一點上，她不配做代表吧？室內的陳飾，當然是絞盡了意大利腦筋的結晶；意大利公教印刷事業的歷史，公教進行會的沿革，全付家當，都搬在壁上了。本來意大利應該是第一個公教國家，可是幾百年來爲了政治上的混亂，早把老大哥的地位讓給人家了；現在從當今教宗登極以來，竭力鼓吹，專意提倡，雖大有起色，然而老大哥的地位，尙難到手。三種公日報：“L'Avvenire”，“Il Nuovo cittadino”，“L'eco di Bergamo”，皆有詳細圖表，表

示它們的現狀；此外，幾乎全是關於公教進行會的印刷品。

從意大利走到瑞士，眼前一陣鮮艷的彩色；瑞士是世界公園，這兒倒也很有花園的風趣，陳列品當然很多；雜用着三種語文，德文，法文，意文；佛利堡 Friburg 大學獨佔一壁，出版極有價值之刊物數種。

我們就轉往法國，法蘭西，可算老牌公教國家了；“*La fille aînée de l'Église*”——聖教會的長女——雖則按目下的光景，有不少人替她的光榮的別名憂愛着，似乎有變成過去的或歷史性的危險，但是，公教出版事業的發達，無論質與量，兩方面都得尊她為第一。日報之中，以“*La Croix*”及“*La Bonne Presse*”銷路最廣，關專室陳列。一面壁上是巴黎的出版品，其餘的按省界分別陳列；放大的照像很多，表示各處有名的朝聖地點。室中平放着一架十字形的玻璃櫃，簡單地顯出本國公教印刷事業小史。

離開法國陳列室，又到了大禮廳，穿過對面去，靠左手就是第二十四室，華帝岡自治城；室形狹長，像走廊，淡黃色佔了絕對優勢，據歐洲人的心理，黃色是和平的徵像，這裏，最重要的當然是觀察報“*L'Osservatore Romano*”，今年正鬧着七十五年大慶。其次是觀察主日報“*L'Osservatore della Domenica*”，（以上兩者的關係，和天津益世報與益世主日報的關係差不多。）還有幾種定期刊物，如：華帝岡畫報“*Illustrazione Vaticana*”銷數巨大，有數種文字的版本；信德報“*Fides*”是極著名的教理領袖；“*Acta Apostolicae Sedis*”和“*Annuario Pontificio*”都是歷史性的重要刊物，尚有聖部的出版品，如傳信部，修院及大學部，東方禮

部，聖教法律部等等；爭鮮爛輝，極盛一時。華帝岡的印刷事業，初創於一千五百五十四年，三百多年的歷史，完全展開在我們的眼前，今昔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語也。

第二十五室，奧地利亞，她取了現代最運行的木料原色為主要色素；故此，如果許我這般形容的，我們似乎進到一個摩登家庭的會室內。但是，當我們翻查參觀指南，預備考察她的成績時，不由得怔了一下；（奧地利亞目下有十二種公教日報，二百多種定期刊物……）大概是她產生了小拿破侖陶爾斐斯的緣故；誰也不能否認；陶爾斐斯是近代的模範公教政治家，奧地利亞之有這般成績；多少有他的份兒在內的。

後來，我們到捷克斯拉夫克去，這個戰後新興的國家，被稱為東西歐洲間的橋樑的，雜居着幾種幾乎根本不相同的民族；因此，印刷品也分別數種言語。目下他們最主要的工作，是引歸國內的希臘裂教徒，從表格上看來，確已得到可觀的效果，本來他們的公教人數佔全國人口十分之八，（以八服一）然而不勝者，未之有也。聖西利六和聖梅刀第是他們的開教宗徒，畫在壁上，以誌不忘；國產大聖文斯勞，有渾身像一尊，站在室內，（此間陳列刊物樣本的桌子，是鋼架鍍銀流線化的摩登家具，在別室內未曾見過，或許有沒有留心的緣故。）

隔壁是波蘭，進門就望見對壁上圖案式的巨鷹；波蘭有許多傳教士遺發到全世界，這是他們值得誇耀的，當然盡量地表顯出來，照像自然很多，刊物大約有二百多種。

第二十八室很狹小，屬於匈牙利，歐化了的匈奴遺裔，據說

在語文方面，尙有許多地方很近似蒙古語。對於公教印刷事業，近年來漸形發達，Mr. Prohaszka 主教，（死於一九二七年）提倡最力，所以把他的照像懸在室內。

我們又到了一個人種複雜的國家，南斯拉夫；塞爾維，克羅地，斯羅維你三民族，風化語文各不相同。人民大半從希臘裂教，三種言語的出版物各佔一壁，其餘一面是全國地圖，解釋國內複雜情形，還有一幅聖熱羅尼莫的畫像，他們奉聖人爲出版界的主保。

此後一連經過三個小屋子，巴爾幹半島諸國和波羅的海東岸諸國：希臘，亞爾巴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她們的公教印刷事業，尙在襁褓時代哩！

第三十三室，愛爾蘭自治共和國，寧死不從誓反教的英雄民族；因爲方才從高壓手段下掙扎出來，物質方面未免遜色，然而已經有兩種銷數巨大的完全公教日報；用英文寫成的公教日報，除美國外，只此一家。

現在可看看大不列顛帝國，陳列室比較愛爾蘭的大四倍，裝飾也比較富麗堂皇儼然有大國之風度，不過沒有一份公教日報，總覺太冷落，有價值的週刊幾種，就是他們的無上成績。（按：記者不懂英文，所謂有價值，是根據他們用意文廣告而寫的。）如此，我們也何必虛度光陰，快到美國去吧！

美利堅合衆國，在我國人士的眼光中，似乎她是個誓反教的國家；其實，如果更精細地觀察一下，就可以看出羅瑪公教在該

國的巨大勢力。現有公教定期刊物三百三十一種，銷數在七千萬份以上；在銷方面，無疑的，獨霸第一把交椅。若論紙張的多少，則美國公教日報在全會場中堪稱最偉大；內容方面，非記者所能批評，故無言可說。

從美國到加拿大，這裏有三種日報，都是法文的，週刊月刊亦以法文爲多數，英文次之，意文，德文，波蘭文亦各有數種；將來加拿大正式完全獨立後，則公教出版事業當更有可觀成績。

此後，我們穿過了一字兒排列着的五間小屋，這些是拉丁美洲諸國的地方。我們因爲時間關係，不得不疾馳而過，奔向我們的目的地，第四十七室去。但是，在寫筆記時，總得提起幾句，（當然是根據參觀指南而來的。）她們的成績，大概應當在正式傳教區域和歐洲各公教國家之間；她們是獨立了的殖民地，各有一個母國，母國的文字即是她們的文字；西班牙文最通行，其次是法文，意文；最後，巴西和阿根廷，因爲幅員比較廣大，故陳列品自然較多；尤其阿根廷得稱爲她們中第一，有著名日報「Prensa」爲南美洲報界巨擘。

第四十四室，爲東方禮公教專門陳列室。（記者按：東方禮公教，非希臘裂教；他們是歸屬羅瑪教宗的正式公教徒，信仰完全一致，不過在舉行教儀的形式上畧有區別而已；當今教宗，正在謀劃改善統一之法。）這兒不過表示禮節上和我們不同諸點，幾種刊物，已在巴爾幹半島諸國中陳列過，現在又重複一次。

經過一條昏暗而曲尺式的通道，到了亞斐利加，全室是沙漠的顏色，一幅巨大的壁，三個埃及人騎着駱駝作悶沉的旅行，天

空是重藍色的；一棵椰子樹，幾乎沒有樹葉，那最近的埃及人，伸手指着它，不知是喜歡是嘆惜！出版物無甚可言，幾全數是歐洲文字，埃及和阿比西尼亞尚有本國文字，利比亞雖為獨立國，然以英文為國文。

我們只三步跨過了日本陳列室，從渾圓的門洞進去，兩邊兩根鮮紅色的粗大柱子，馬上使我們回過頭來看個究竟；原來是個牌坊一類的東西。可是，我在國內所見的牌坊，全是用長方形的石條構成的，現在這裏是渾圓的，連最上面的橫條也是渾圓的，而且一律鮮紅色。……觀察報上寫着：「第四十七室的進門，是一個中國式的得勝坊。」茲將原文抄下：「L'ingresso è formato da un arco trionfale cinese」中國是否有此等得勝坊，記者見聞狹小，不得而知。佈置本室的裝飾問題，是由安南藝術家黎文第先生担負，（此君於本年六月間，在傳信部大學小堂內受洗，龍光社亦曾發出該項消息，可惜把他的大名譯作雷萬德。）指此為中國得勝坊者，又是意大利人，我們總不敢十分信任他們；好在名字上的爭執，無關緊要，鮮紅色的建築，外國人看來總是東方藝術。

本室並不是中國獨佔的，印度，安南，暹羅，分去一半；雖然本室是會場中面積最大的一間，然而浩大的中國，祇佔其半，未免太形侷促。刊物樣本，陳列在兩條狹長的玻璃櫃內，那櫃的式樣，和上海城內珠寶商店內的差不多，十足古香色氣。左方同樣的兩條，陳列着印度的出版物；印度地圖，各類照像，表格，鑲滿一壁；對壁當然是中國獨佔的，其餘一壁，面積較小，安南

和暹羅平分，暹羅只有四種刊物陳列；安南有日報一種，刊物二十種，惟法文勢力太大，其本國文字，似將滅跡。觀音大士式的聖母像一大幅，題為印度支那式聖母，乃黎文第君手筆。至於印度的公教出版物，在英吉利統治之下，可想而知，沒有日報，理所當然；其自身的言語複雜，亦為一大原因。有英文週報一種，篇幅較大，訂成巨冊，像煞有價事，不知者恐怕要把它認為日報哩！印度語，馬拉伯語，錫蘭語各有刊物數種，此外一概是英文的。

不是自己誇嘴，在傳教區域中，大中華民國當首屈一指。不必客氣，抓住牛耳朵，自稱老大哥。刊物一百二十二種；（此乃按參觀指南上所發表的數目，記得在光華報上見到最近的統計已有一百五十多種了。）在數量上已超過一般歐美小國。益世日報和光華報，各訂成巨冊，任人翻閱，尤其益世報的銷數和頁數，使洋人讚嘆不止。論篇幅（即頁數），則除了美國的幾份大報外，當推我國益世報為第一，雖法國的「La Croix」，「La Bonne Presse」，羅瑪的「觀察報」，皆不及我益世報之一半。此誠一般洋人所意想不到者也。望該報執事諸君，繼續努力，精益求精，前途無量。

惟有一點似乎是一個難言的隱痛，在錦繡河山的中華民國地圖上，一條虛點線把東三省和我們隔開了。另外寫上「Mancuria」，而參觀指南上，更寫明「中國與滿州里亞」，「Cina e Mancuria」。其實沒有寫「滿州國」，而寫「滿州里亞」，已是他們的一番苦心了；外國的報紙，沒有一份不寫滿州國的似乎事

實上已承認它的存在。在中國報紙上，寫「滿州國」加上一個括弧；那末，這兒的虛點線，並不比括弧認真，因為還有粗大的深色國界線，把東四省統統包括在內呢；而且，爲了免除傳教手續上的阻礙，爲進行更偉大的使命，在過事通動之後，已忍痛分割了教務施行權；凡爲國人，大概都能明悉其中苦衷的吧！茲將參觀指南中所有關於中國的話，照樣譯出，諒必爲讀者所歡迎：

中國及滿州里亞，中國最初的公教定期刊物，是上海徐家匯耶穌會士所發刊的「Bulletin des Observations météorologiques」一千八百七十七年Raimondi主教創辦「The Hong-Kong Catholic Register」至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停刊。其前尙有小型刊物名「O Catolico」，詳細情形，不得而知，第一種用中國文字寫成的公教刊物，名「益聞錄」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在徐家匯發刊，由李勞倫（即李問漁——記者按）神父主筆，以後改稱爲「聖教雜誌」乃月刊。天津益世報，乃日報，創辦於一千九百十五年，銷數至三萬份左右，尙有同名的北平益世報，銷數一萬五千份。大部份中國及滿州里亞的刊物，是最近二十年來創立，尤其在「夫至大……」（一九一九年）「聖教會已往成績」（一九二六年）兩通牒頒佈以後。在傳教區域中，眞眞是最豐富的一家，在一千九百十八年，全國僅有二十二種刊物，目下已有一百二十二種。一九二四年，在前任宗座駐華代表，即現任傳信部次長剛大主教監視之下，舉行教務公會議於上海，對於公教出版物之發展，甚有關係；當時即提議創辦通訊社。迨一九二五年，龍光通訊社正式成立，每週發刊中英法三種文字的消息，不特有

助於公教刊物，且使公教觀念散播於傳教區域內的外教刊物中。該通訊社現在宗座駐華代表蔡總主教提攜之下，委任馬利諾外方傳教會士 Diez 神父爲社長。

目下全國分劃爲五十四個教區，其中四個在滿州里亞。尙有澳門（葡屬）出版的定期刊物，亦在此陳列，其他不屬傳信部管轄。——完——（以上幾乎完全直譯，文法上的洋化，在所不免。記者按。）

我把長玻璃櫃內的樣本數一數，還不到一百種，可見不完全。最使我驚異的，不見聖教雜誌，細細地來回找了兩次，千萬確的沒有，雖然我的眼光不甚高明，但是玻璃櫃內的冊子，如此簡單地平鋪着，竟是不能有錯漏的可能性。那末，既然沒有也罷了，我們把壁上所有的東西報告一下。

最上是一條圖案式的花紋，以下是地圖，各個主教駐在地有十字爲號，地圖之左，大書「中華民國」四字，（右方有「滿州里亞」四字。）一張賬簿式的統計表，開列十數種統計數目，例如：全國人口數，教友數，主教神父，出版機關，出版物，定期刊物數等等。定期刊物內，尙把日報，週刊，月刊，年刊，逐一分清，圖表高約二公尺，寬一公尺，底色和聖教雜誌的封皮差不多，字碼凸出約一公分，（不知是木刻的還是水泥塑的）染上一層巧克力色，頗合現代廣告藝術。和我們視線差不多高低的地方，左邊六七張表格，列成一行；右邊是放大的照像；一頁光華報，翻攝復放的極大，五號字幾及一方寸，但尙能辨明，馬相伯老先生與陸伯鴻先生的照像，（原在該報上的）亦頗明晰；此外諸像，

多屬印刊工作之寫實。右方的六七幅表格，有記各省出版物總數者，江蘇以二百七十餘種佔第一，河北第二，以下記不起了，總計好像是五百五十三種；有記定期刊物數的，河北佔第一，其中在北平出版之刊物有十五種；有記定期刊物發達數的，自一千九百年迄今以一紅色曲線表示之，最初不過六七種，到一九二二年，二十餘種，一九三一年，增自五十餘種，一九三三年，突破百數，如飛矢冲天，一條紅線，直向表頂穿去，幾乎是直垂線，這是一件不得不使人注意的。可惜我當時沒有把它們抄下，故不能切實地報告諸君，很覺抱歉。

在本室的另一端，沒有牆，亦沒有門，一道中國宮庭式的走廊，橫截去路，鮮紅柱子，雪白石礎，柱子頂端，有滿雕花紋雜染着青黃藍紫各色的扁形木條，把它們接連起來；無論模樣方面，色彩方面，都稱得起十分及格的做造品，比較進門時所見的不像，工拙程度，相去天壤。走廊一邊的柱子，按着傾向內方的斜線排列，不和原有一邊的平行，故此把走廊全體應有的長方形，改成不規正梯形；這未免美中不足，因為東方建築以規正平行爲神聖不可侵犯的要素。不多幾步，尙有同式的走廊一道，靠近我們的一排柱子，也同樣的向反方斜列着，使兩道走廊，形成規正的對稱。Synthetic。中間，一個深棕色的壁凹，似山洞，頂有圓窗，漏下天光，一尊純白色的聖母像，供在裡面，雙手下垂，畧托開，底頭俯視膝下跪着的兩個傳教士；傳教區之母后爲我等祈！……至此，方才明白兩行柱子所以斜列的緣故，原來是爲獻給聖母一個絕對的中心。在萬國人士的眼前，聖母安居於中

國建築內，表示她確是在天中國之后，這豈不是我們中國人所樂聞的麼。

橫穿過第二道走廊，到了四十九室澳大利亞洲的陳列室，出版物很少。全數是英文的。幾幀原始狀態民族的照相，強爲點綴，徒增好事者的樂趣，不在展覽會宗旨以內的。

第五十室，專爲扶助傳教的各種事業，如：醫院，學校，以及其他各項慈善事業認爲現代傳教事業之必須方法者，莫不各有展覽；照相當然獨佔優勢，表格亦復不少，而專論各類扶助傳教事業的刊物，更大做廣告。果然，我們當明了現代傳教事業必須用這些方法；拿着苦像宣講，猶如我們在聖方濟各沙勿畧聖像上所見的，已經不是二十世紀的傳教方法了。

過此，我們即進到一個較小的禮廳（說它空屋子亦可），不知有何生處。一面接連圓心，直通大禮廳；一面，從玻璃窗內可望見華帝國圖書館。

忽然想起了日本陳列室尙未看過，理當看一看的，就急急回步，到了四十六室，全會場最小的一室，室頂不透光，全靠四十七室分給它一些光明；一面壁上是地圖，連高麗台灣都畫入，邊注：日帝國。四個漢字。對壁是一幅日本畫，一個上半部積雪的火山，一株松樹，一艘帆船；從來我們所見的日本畫，總脫不了此三物，由此可見其藝術之單調。刊物不滿二十種，最重要的當推加特利克新聞，乃週報，據說銷路幾及一萬份；其他，兒童讀物有《小羊》，婦女讀物有《姊妹》，大概爲佔滿空位的緣故吧，《小羊》陳列了三本，《姊妹》二本，加特利克新聞兩冊。

其餘的我也無心考察，拂袖而去。

來到第五十一室，專為公教進行會的，意文說明是「A. C. Generale」，當指另外成人部而言。五十二室為男子青年部，五十三、五十四兩室婦女及女子青年部。須知「Actio catholica」如果直譯應作「公教運動」，在傳教區域內，則稱公教進行會更合宜；因此，所謂「Actio catholica」，在歐洲早已有六七十年的歷史，其目的除扶助傳教事業外，更注意於實行信友應有之生活；尤其經當今教宗之提倡，風行全歐；故此，四室內的陳列品，歐美絕對佔優勢，我國的公進刊物數種，分佈其間，真如滄海一粟，找到已經不容易了，豈能談得上「引人注意」……有白底紅字的小型圖表一幅，注明我國公進會現勢：人數，事業，出版物等等皆列出；事實上，在傳教區域中，公進會的發達，首推我國，無可異議者。

第五十五室，分隔為九個小室，為各種規模較小的修會，以扶助傳教事業者為限。其中有許多專門為一定地帶的，如：北極帶，中斐洲，澳洲，印度等等。因為不到我們中國來，所以我們連名字都沒有聽見過。在我國現有的，如聖言會，遣使會，苦難會，仁愛會修女，主母會修士，大概各有幾本中國書籍或刊物。陳列技術很高明，雖在斗室之中，確能表示出豐富，繁盛，熱鬧。尚有請人取閱的宣傳品，英法意文都有。我們最注意的是聖言會室內的輔仁大學，有中文及英文的校刊，顯明的照片；當然是本室的重心，聖言會所引為光榮的。此外，仁愛會修女在華的事業，也很值得我們感謝的。

規模較大的修會，各有一室。第五十六室，本篤會，這裏也有輔仁大學的份兒。五十七室，多明悟會，關於神哲學的著作最多。五十八室，小兄弟會（即五傷方濟各會）踪跡遍天下，發行刊物五十五種，書本無數；其具體目標，以內修生活為前題，故出版物亦傾向此道。五十九室，加布西尼小兄弟會，（五傷方濟各會之一派）在我國無甚大事業可言，但在歐洲的勢力，則大有超越前者而過之之概。

第六十室耶穌會，我國傳教史上最有關系的修會。其實在我國之現有事業，也不必記者來介紹，稱它為近世最大修會，亦非過言；在這裏，我找到了聖教雜誌，是本年的第一期，震旦大學一覽和匯學雜誌亦同在作伴，尚有理工雜誌，聖心報，這些在中國陳列室內都未見過；而輔仁校刊，則兩次分別陳列，即其他各修會所在教區內的刊物，亦無不如此辦法；因為中國刊物與修會刊物根本有別，不得謂之重複；而且中國陳列室為會場之主要部份，修會僅附屬性質耳，舍本逐末，莫明其故。

第六十一室，乃新興健將撒肋爵會的。聖鮑斯高的同志，雖然在中國尚是新客，但在最近之將來必有偉大供獻。撒肋爵會已打破修會發達史的速率紀錄；現有刊物四百四十七種，「撒肋爵會月刊」Bulletin Salesien，有十七種文字的版本，另有書架一個，滿堆樣品，任人攜取，我也不客氣在拿了幾本法文的刊物，說它參觀大會的紀念也好。

退出六十一室，已是出口，再從花大理石梯下去，有同學告訴我：靠近大門的右側，還有幾間餘興式的陳列所。我們走過去

，立刻發見了臨時郵局，問他買大會紀念郵票，他說還沒有出版。六十九室是公教大學陳列所，輔仁校刊又復現，而震旦大學一覽也來了一個「Bis」，可惜在斜坡式的書架上，顛倒站着，「覽」字兩脚朝天，好不雅觀，我本當代解倒懸，可惜無情鐵釘把它牢牢地釘住，寸步難移。六十八室是米郎聖心大學的出版物，該大學堪稱為模範公教大學，不但名詞上的公教化，而實際上確能做到名實相符的聖心大學。他方面，在學術界也極負盛譽，出版物甚豐富。

六十七室「Pro familia」當我走過時，尙莫明其究竟，後來翻查了參觀指南，原來是意大利的出版機關，我想大概多少有些廣告性質的。六十六，六十五，意法兩國公教日報專欄。六十四室，「La Bonne Presse」和「La Croix」（兩種法國公教日報）。六十三室，公教電影片。六十二室，「De massbode」（荷蘭公教日報）。

●中國聖教掌故拾零

✪楊光先曆獄之終局

楊光先興起曆獄，難為聖教，一時勝後，任為欽天監監正，佔據湯若望的住院，將聖堂改為客廳；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遷居別一卑小的住院。利瑪竇逝世後，明室賜墓地，墓上也有小堂，楊也有意去封閉，但不久之後，康熙皇帝親政，而曆獄就反訴了；康熙八年七月二十日湯若望照原品級賜卹；奉教友員許讚曾給還原職。楊光先革職，（康熙八年正月）南懷仁等奉命（七年十一月）入欽天監修曆，一場風波，至此告終。

在走進六十室時，一個青年遞給我一本小冊子，嘴裏嚷着「Bonne Presse」既然是廣告品却之不恭，當即和其他參觀者一般地笑而受之。當時，一部份同學已在催動身，我只得一步不停的奔到電室門口，伸頭向內一照，佈置的很好，百來個坐位，都是最摩登的鋼鐵帆布椅，室內鋪着灰色厚地氈，走去無聲；把右腳在地氈上踏一下，算為到過，即馬上向後轉；至六十室，尙繞道往會場特設小堂，過門不得入，從門口放射兩道目光進去，總算見識過了。據觀察報載，展覽會開幕後第一日，巴黎十字報「La Croix」主筆 Merklen 神父，在此舉行開堂彌撒，為大會祝禱。

匆匆地追上了已經開步走的同學，就此和展覽會告別。聽說展覽期尙有四個月，但是我們不能自由出入的人，不知再能來一次否？……到寫完這篇筆記的一天，尙沒有得着肯定的消息。

廿五年，八，二十八日寫完。

聖跡叢談

額我略教宗著——景瞻譯

譯者的話

聖跡叢談一書，是教宗額我略著的。這書內聖跡奇事，多多無數。我讀了以後，覺的譯出爲閱報諸君有益。因人的本性都是愛聽故事，好看小說。覺聽的故事，看小說，有很大的趣味。因此有好多人把整個的時間，整個光陰用來爲聽故事，看小說。但世俗的故事，世俗的小說，往往爲迎合人心裏常有不好的。人聽了這不好的故事，看了那不好的小說，靈魂肉身都受害，靈魂弄的污穢了，肉身弄的毛病了，真有說不來的禍患。

我今譯出這本書來，是欲閱報諸君，於閒遊散心時，棄了那世俗的小說故事，專看這聖教會的聖跡故事。看了這聖教會聖跡故事，不但不能壞人，反更能引人熱心。因人之常情，都是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如今讀了聖跡叢談這書，見古時的聖人們德行多麼大，功勞如何高，竟能借天主的全能變化萬物的本性，顯出奇大的聖跡。再回想自己德行？何小，功勞怎麼無，不但不是聖人，連熱心人亦稱不起，真是可愧可羞。想到這裏不由的就生了景仰的心了。由景仰而效法，由效法而實行，由實行而造聖域。不幾日德行必然大見長進，雖不能至聖人成全之地步，至少能當熱心好教友。這就是譯者的盼望，望閱報諸君多加勉力！

第一章 當代西隱修院的院長傲鬧拉都

在撒末尼省地方，有一個給外納爵財主種地的農人，他跟前

有個兒子名叫傲鬧拉都。這傲鬧拉都從小熱心出衆，和人不同，且爲愛主之故，定志終身不吃肉。有一天他的父母有了喜慶事，就作了好席，預備請親朋友。在這席上就有肉，傲鬧拉都一見席上有肉，便避席不吃。他的父母見他不吃，就一面勸責，一面譏笑道：「你吃罷，在山野之地我們從那裏給你找魚，叫你吃素呢？」但該知道，這地方的人，只聽過魚的名字，却沒有見過魚是什麼樣子。

傲鬧拉都正受他們譏笑貶責的時候，忽然席上缺少了水用。僕人見席上缺少了水，就趕快担桶去泉上打水去。正打水時，忽有一條魚跳入桶內。僕人就連水帶魚打上來，担回家中。回到家以後，僕人就在衆親戚朋友面前，把桶內的魚倒在地上。魚一落地，叭叭亂跳，衆人一見這事，莫不驚訝出神。從此以後，但不敢譏笑傲鬧拉都守齋，反更敬重他的聖德。這樣山裏的一條魚就救了傲鬧拉都不受他人的譏笑凌辱。

後來傲鬧拉都天天勉力前進，時時用心修德行，不多時以後，竟到了成全的地步。他的地主外納爵見傲鬧拉都聖德不凡，功勞出衆，就給了他自主之權。傲鬧拉都得到了自主之權以後，就在當代西地方，蓋了一座隱修院。在這座修院裏收了大約有二百多隱修士。他經營這些修士，經營的很好，並且給他們立了聖德之表，留了出奇之事。

因爲有一天從一座臨近修院的山頂上，滾下一塊很大的石頭來。眼看這塊石頭要落修院裏，若落在修院裏，就能打壞房屋，打死修士。傲鬧拉都一看這事不好，就急忙呼耶穌的聖名，快舉手降福。說亦希奇，那塊大石，一聞耶穌的聖名，一見傲鬧拉都降福，就停不動，吊於空中，懸於山傍，欲上不能上，欲下不能下，真到如今還是那樣，這事是老楞佐修士作証的。

第二章 當代西隱修院的管事人利白帝納

刀帝拉爲高道民族王子的時候，利白帝納正是當當代西隱修院的管事人，他在會祖傲鬧拉都手下，亦學過徒，受過教。論利白帝納的德行，雖然有許多人說了，到底我如今還要揀他要緊出名的事實說幾個。這些事實都是我從老楞佐修士聽的。因爲老楞佐修士同利白帝納是同時的人，又很慣熟，他所說的利白帝納的事實都是真實可信的，毫無一點疑惑的。

在撒木尼省地方，有一天利白帝納因爲修院有事，就騎馬出外行走。正行走時，忽然遇上了高道民族的大帥大利大，領的大兵來了。兵們一見利白帝納騎馬行走，就從馬身上，把聖人推下來，搶了他的馬去，聖人見自己丟了馬，就連鞭子亦給了兵們說：『請拿此鞭，好好管束馬。』說了這話，聖人就俯伏在地，念經祈禱了。

兵們搶了聖人的馬，騎上就跑。跑到五都河邊上，正預備過河的時候，忽然馬都不肯下水，都不過河。兵們見馬不肯下水過河，就用勁鞭打，打了多次，亦不見效。打的兵們後來亦困乏了，不知如何是好。正在爲難之時，忽有一兵開口說：『我們不

能過河，恐怕是因爲我們搶了聖人的馬，犯了罪，得罪了天主，天主義怒罰我們，不准我們過河。』衆兵一聽這話，知道他說的對，就都立刻返回去。返到聖人那裏，見聖人還在那裏跪伏在地念經。他們就叫聖人說：『你起來，取你的馬來罷。』聖人答說：『我不要緊馬，你們好好去罷！』他們見聖人不肯起來拿馬，就都下了馬，把聖人扶到馬身上，他們才走了。

走到先前的河上，那些馬不用人打，都平平安安的過去了，這是因爲他們還了聖人的馬，天主亦還了他們的馬。

又有一天，有才利納同許多的法蘭西人，來到了各巴尼亞地方。來到此地，聽說利白帝納修院銀錢財帛很多，所以動了貪心，欲搶修院，就都闖進修院小堂去。闖進去以後，在堂裏亂嘈亂鬧，尋找利白帝納管事人。到底事真奇妙，利白帝納管事人此時就在堂裏跪着念經默想，他們却着不見。這樣在堂裏嘈鬧多時以後，就都空手出了修院，什麼亦沒有搶上。

又有一天利白帝納管事人因爲修院有事，就奉院長的命騎馬出去。但聖人因尊敬會祖傲鬧拉都的緣故，無論往那裏去，常常在他胸前帶的，會祖給他遺留下的一個小聖符。這次出門聖人亦帶的。聖人騎馬正行走時，忽然遇了一個女人，懷裏抱的一個死小孩。這女人早知聖人有大德行，如令一見聖人過來，急忙攔住聖人的馬，不准前行說：『你若不復活了我的小孩，我絕對的不叫你走。』聖人一聽這話，不覺心跳了一下，自想如此的大聖跡，自己如何能顯，但又不忍的離開那女人走了。因此心中起了很大的戰爭，謙德不敢冒犯從事，顯如此的大聖跡；惻隱之心又不

忍的叫那女人，失其所望，灰心喪氣回去。二德在心戰了多時以後，惻隱之心末了才勝了謙德。聖人爲天主光榮的緣故，就下了馬，跪伏在地，伸手向天，並從胸中取出小聖爵來，放在死孩身上，放上以後；聖人就伏地求主可憐垂允。正祈禱時，那小孩的靈魂回來了，同肉身結合起來，又活了。聖人就將復活的小孩抱起來，送給他母親。母一見，喜不能言，感謝了聖人，二人就各行其道去了。

利白帝納還有一個忍耐的故事，甚是出奇。我想這忍耐的德行，比他顯的聖跡還大。就是有一天，傲鬧拉都院長因爲有事出院，就派了一位修士替他代管衆位修士，這位代理修士不知因何緣故，夫大的生了利白帝納的氣，竟敢毒打聖人，且打時，因爲沒有拔着棍子，就用足橙子打聖人，打的把聖人的臉亦腫了，肉亦黑青了。聖人受了打以後，就悄悄底回了自己的寢室，什麼亦沒有說。

到了等二天，因爲修院有事該出去，念完了早晨經，利白帝納就到了代理院長家裏，求准許他出去。代理院長見他求寬免要出外，心中估量他是因爲昨天受了打，今天欲出修院，所以就問聖人欲往那裏去。聖人答說：「院長神父，今天修院有事，我不得不出去，況且我昨天已經許下，今天要出去。」院長一聽這話，見利白帝納來寬免如此謙遜，如此良善，再想自己待他怎麼厲害，怎麼暴躁，昨天竟敢打了這良善謙遜的人，一時心中後悔難過至極，就跪在利白帝納足前，求他寬赦昨天打他的罪，利白帝納一見院長跪在自己足前，如何敢當，他亦急忙跪在院長足

下，說院長昨天動火毒打自己，是因爲自己的罪，並不是因爲院長厲害。這樣徒弟謙遜來求寬免，竟引得師傅亦謙遜認己過了，這是徒弟教訓了先生。

利白帝納得了院長的准許以後，就出了修院去辦事。衆人見他的臉亦腫了，肉亦黑青了，就問他那是什麼緣故，他答應說：「昨天晚上，因爲我有罪，碰在足橙子上，故碰成這個樣子。他這一答，既沒有說了虛話，又保護了院長的名聲，真是答的好。」

第三章 富代西隱修院管菜園子的老修士

富代西隱修院有一個管事人名叫非禮克視，這非禮克視給我說了他本院許多修士們的故事。我如今揀出名的說一個。

在這隱修院裏有一個管菜園子的老修士，不但年紀老，德行亦很大，所以顯了一個出奇的聖跡。就是有一個盜賊，常常從牆上跳進菜園子來偷菜。那老修士見自己栽種了許多菜蔬，不常採吃，就沒有有了，心中很奇怪，所以就在園子裏仔細查看，看是怎麼樣短了菜。查看了多時以後，果見人走下的足跡，有足踐倒的菜蔬，這才知道是賊偷了菜。因此在園子裏，就找着賊來的路口，找着以後，老修士就在園子裏閒遊散步。正閒遊時，忽然遇了一條蛇，老修士給那蛇說：「你來，跟我走。」蛇聽命就跟了那老修士走。走到賊來的路口那裏，老修士給蛇說：「我因天主的聖名，命你臥在這裏，把守此口，不准賊來偷菜。」蛇聽命，立時大展身子臥在那裏不動。老修士說了那話，就回了自己的屋裏去。

到了午後衆修士正休息時，那賊就來偷菜了。因爲他常等這

個空兒來偷的，他正上了牆往下跳的時候，忽然看見了蛇在那裏臥着，杜子他路口，就嚇得朝後跌倒，把一隻足連鞋掛在牆上，在那裏吊了好多時候，因為這牆是籬笆作的。

到了榮修士休息起來以後，老修士就來園子裏看看，賊來了沒有，到了那裏，見那賊頭朝下，在牆上吊着。老修士就先向蛇說：「感謝天主，你盡了你的本分了，去罷！」蛇立時就走了。蛇走了以後，老修士向賊說：「兄弟呀！你作什麼，天主把你交給我？你爲什麼來偷我們的菜？我們辛辛苦苦的種下，你不受苦，就要吃麼？」說了這話，就從籬笆上把那賊好好的放下來。老修士對他說：「你跟我來。」他聽命就跟着老修士走。走到菜園子門口，老修士把那賊欲偷的菜，給了他許多後，向他說：「你沒有了菜吃，來向我要，我甘心情願給，到底再不要來偷，犯不公道的罪了。」

第四章 瓦來亞省的院長愛貴基午司

我如今要說愛貴基午司的故事，但這故事不是我見的，是我從氣才老巴拉全五隱修院的院長聽着的，這院長名叫芳爾都納都，他說愛貴基午司的故事如下：

在瓦來里亞省地方，有一位聖德出名之人名叫愛貴基午司。這聖人德行很大，名望很重，人人都尊敬他，因此他當了許多隱修院的院長。

這位聖人在他年青的時候，肉情的誘惑很大，私慾的淫火很旺，因此常哭求天主可憐救他。有一夜，他見一位天神來到他跟前，給他受了宮刑，割去他的生育之器。從此以後他再亦不有肉

情的誘惑，私慾的妄動了。且是對於此等不潔之事，淡而無味，毫無傾向，如同沒有男性的一般。聖人得了天主的這個特恩以後，不但管理男修院，還經管女修院。到底聖人却常常勸他的徒弟，不要在這事上效法他的表樣，怕的是他們沒有得到天主的特恩，冒昧從事，受了魔鬼的哄騙，落在罪惡之中。

愛貴基午司當院長的時候，有一個邪法人名巴西畧，因為羅瑪府城裏搜他，他就穿了隱修士的衣服偷跑到瓦來利亞省，來到各斯道利五主教跟前，求主教把他舉薦給愛貴基午司院長，並求他收入隱修院。主教允了他的祈求，就把他引上隱修院，見愛貴基午司，求院長收他入隱修院。院長一見巴西畧，就向主教說：「主教大人，我看這人不是隱修士，是魔鬼。」主教說：「不管他什麼，不是什麼，你先收下他，後來再試探罷了。你不要不准我的祈禱。」院長說：「既然如此，我收下他就是了。不要叫主教說我不聽。」說了這話，就收下巴西畧爲隱修士了。

後來過了不多幾天以後，有一天院長因爲要給教友們講道理去，就出了修院。到底走的不遠。院長走了以後，正遇的有一個修女病，害了熱病。她因渾身燒的厲害，忍受不住，就咬牙切齒的大聲，喊叫說：「我死呀！我死呀，快給我叫巴西畧修士來，治我的病。」衆修士一聽說了這事，誰亦不敢去女修院那裏，因爲院長不在。至於巴西畧雖被那位修女招叫，但因他是新來的修士，又不知他的德行如何，所以誰亦不敢叫他去。因此就打發了人，去報給院長知道，說是有位修女病了，病的很重，要請巴西畧給她治病。院長一聽這事，心裏很煩惡，就冷笑了一聲，對

那報信的大說：「你們看，我從前不是說過，巴西畧是魔鬼不是隱修士麼？你們看，他不是魔鬼麼？你們回去，快快把他趕出隱修院去，不准他在隱修院住。至於那害病的修女，你們亦不必設計，因為她如今好了，亦不叫巴西畧了。」

報信的修士們回了修院以後，果然見那害病的修女好了，且是她病好的時候，正是院長說她病好的時候，好了的。這是愛貴基午司效法了耶穌的表樣。因為耶穌在聖經上紀載的，亦是用一句話，治了一個小王子兒子的病。耶穌說他的兒子病好了，他的兒子在家裏就好了。

後來乘修士遵院長的命，就把巴西畧趕出修院。他出了修院以後，常向人說，他在修院時，常用邪法，把院長的房子懸到半空中，到底誰亦沒有受害。後來過了不多時，巴西畧在羅瑪城因教民的憤恨，就用火燒死了。

有一天有一個修女到了菜園子裏閒遊。見苦菜長的好，動了貪心，摘下來，不畫十字就吃了。吃了以後，立時附了魔，叫魔鬼難為的很厲害。衆人一見這事，急忙告知院長，求院長來救她。

過了不多時以後，院長來了到菜園裏。魔鬼一見院長來了，知道逐他走，就借那修女的口，大聲喊叫說：「我作了什麼？我作了什麼？我在苦菜上好好的坐着，她來了，她要吞了我，是我欲跟她麼？」那時院長就怒聲責叱魔鬼，命他快快底走，不要在這修女身上難為她。魔鬼沒法，就立刻離開那修女走了，再亦不敢附她了。

在納西爾省地方有一個尊貴人，名叫非禮克視，他同愛貴基午司很慣熟。他見聖人沒有神品就給人到處講道理，心裏有些奇怪，有一天他就要笑的問聖人說：「你還沒有領受神品，又沒有得了羅瑪教皇的准許，你怎麼敢到處給人講道理呢？」聖人因他這一問，就告訴了他自己怎麼樣得了講道理的權柄。聖人說：「你所問的，我從前亦盤算過，我亦知道沒有羅瑪教皇的准許，誰亦不能講道理，但我講道理的權柄，是從天神得的，就是有一夜我見一位光明美麗的幼年人，來到我眼前，給我舌頭上放了一些藥說：「你看，我把我的話放在你口裏了，你出去給人講道理罷？」從那天以後，我就是不願意講道理，亦不能了。」

後來聖人因為救人的神火太大，所以到處給人講道理，盼望點起教友們熱愛天主的神火來。到底他出去給人講道理的時候，穿的衣裳很破舊，如同討飯吃的一樣。若是不認識他的人，就是他給人家請安問好，人家亦不禮待他。他出去講道理騎的那個牲口，更是卑賤不堪，世上也找不出第二個來。因為他騎的那只牲口，籠頭當了纏子用，羊皮作了鞍子騎，真是出奇。

聖人出外講道理的時候，常在皮袋裏裝着他的聖經，在他肩背上背着。無論到了那裏，取出聖經來，給教友們講道理，用聖經的道理灌溉教友們的靈魂。

聖人講道理的名譽，後來竟傳到羅瑪教皇那裏。有一些神品的人因嫉妬他的緣故，就假裝好人在教皇跟前抱怨說：「這是什麼人，他不來求我們教皇的准許，就敢給人講道理呢？教皇若願意，我們可打發人去把他叫來，我們查看查看，他有什麼憑據給

人講道理。教皇受了他們的哄騙，就准許了他們的要求。他們得准許以後，就打發了要利爾爾斯去叫聖人，到底他們吩咐要利爾爾斯該當好好的請聖人來，萬不敢輕慢凌辱他。要利爾爾斯受了衆神品人的委託，就三足兩步的跑到隱修院裏去，找貴愛鷄午司聖人。他去了的時候，正遇的聖人出外割草去了，不在隱修院裡。他就向衆修士們說：「你們的院長在那裡？」修士們答應說：「在這臨近修院的山溝裡割草。」

要利爾爾斯那時領的一個孩子，但這孩子又傲驕，又固執，真難管教，他就打發這孩子去叫聖人。這孩子到了山溝草地那裡，見有許多的割草人，他就問誰是愛貴基午司。他一問誰是貴愛基午司，他從遠遠的就看見聖人。他一看見人，立時嚇得渾身打戰，手亦抖，腿亦軟，站亦站不穩，走亦東倒西歪，不能走，他受了這場驚怕，就恐懼的樣子，走到聖人跟前，跪在地上，抱住聖人的腿就用口親了，對聖人說，自己的主人請聖人。聖人立時命他起來，向他說：「你肩上背上草，給你的牲口拖上草，你先走，我隨後就到。因為還有些沒有割完，割完我就去。」

要利爾爾斯那時等了多時，不見那孩子回來，心中奇怪說，爲什麼這孩子不快些回來，有了什麼事？他心中正這樣盤算的時候，見那孩子背的草回來了。他一見那孩子背着草回來，心中大怒，開口罵說：「我打發你去，是教你叫那人來，不是教去你背草的。」孩子答說：「你叫的那個人在後面不久就來。」說了這話，聖人背着鎌刀來了。孩子就指着聖人對他的主人說：「你看那不是你叫的那個人來了麼。」要利爾爾斯一見聖人來了，穿的

衣服破舊，心中有輕看聖人的意思，不願同聖人說話。豈知聖人一到他跟前，把他嚇的渾身打抖，說不出有多少的害怕，他受了這番驚怕，立時謙謙遜遜的跑到聖人跟前，跪在地上，求聖人爲他念經，並說明自己的來意，說是教皇請聖人到羅瑪，因爲要見聖人。

聖人一聽這話，感謝了天主的大恩，說自己還有福氣見着教皇。立刻叫了他的徒弟，命他們預備牲口，催着要利爾爾斯快快起身往羅瑪。要利爾爾斯答說：「如今不能走，因爲我才來了，走的很乏，明天再說罷。」聖人對他說：「我兒，你該知道，一若是我們今天不動身，明天就不能走了。」要利爾爾斯聽了這話，因爲走的乏，無論如何不起身，聖人沒法子，亦就隨了他的意思，住在隱修院裡。

到了第二天，天才發亮的時，忽有一人騎的馬，氣喘汗流的跑來，給要利爾爾斯送了一封信，信中命他不要囉唆聖人，叫聖人到羅瑪府了。要利爾爾斯看了信以後，就向那送信的人，爲什麼教皇改了主意。那人答說：「你走了的那一夜，教皇夜裡看見了很可怕之事，因爲他打發了人去叫聖人來。所以到了第二天起來趕緊寫信說：你們的教皇求你們不必動身來了。聖人一知道了這事，就難受的樣子，向要利爾爾斯說：「你看，我昨天不是對你說了麼？若是我們今天不動身，明天不能走，你看不是麼？」聖人說了這話，就把要利爾爾斯留在修院住了幾天，天天亦叫他出去受苦作活，雖然他不欲意，亦要勉強他去作活受苦。

還有貴愛基午司的一個故事，是瓦來地納說的，我亦不得不

說。

愛貴基午司死後，他的屍埋在老楞佐致命聖人堂底下。那一天後一個鄉下受苦人背的一箱子糧食，走到聖人墳墓前，他亦不管是誰的墳墓，裡邊埋的誰，就把箱子放在聖人墳墓上。忽然天上下來了一陣旋風，別的東西都沒搖動，單單把那受苦人的箱子拋到空中，拋得遠遠的，不叫在聖人墳墓上放。這是教人知道在這裏埋的，不是平常人，乃是聖而有德的大聖人。

還有一個愛貴基午司的故事，我亦要添上。就是勞高巴拉地

爲中國祈禱之日

茲值蔣院長五秩懸弧令旦，本主教特敦請衆位司鐸囑所屬信友教耶穌君王瞻禮日，或諸聖瞻禮日，爲中華民國及人民長官求主。其祈禱格式，可照傳教節日之祈禱節目舉行。

夫耶穌基督，不特願衆司鐸導引信友趨赴天庭，且亦希望彼等指示信友，宜如何愛戴國家，報効國家，彼固親示人以愛國之準則也。

吾公教對於國家，素抱尊重觀念，未嘗教信友脫離國家關係，反教以聖道聖事，使彼等富於愛國精神，增高國民蓬勃之生氣，煥發同胞友愛之思想，彼此互助，彼此締結，以精忠報國，熱心公益，爲當行之務。

吾公教人士，深知天國不在今世，故反對共產黨人之唯物學

人進了瓦來利亞省的時候，聖人隱修院的修士們因爲害怕，都偷跑到聖人墳墓上堂裏去。後來勞高巴拉地人知道修士們在堂裏，就追趕到那裏，從堂裏把修士們拉出來，打的打，欺負的欺負，有一個修士受欺負得太厲害了，忍受不住，就喊叫說：「哎呀，愛貴基午司聖人，你就喜歡我們受欺負凌辱，不管不救我們麼？」那修士一說了這話，忽然勞高巴拉地人附了魔，受魔鬼難爲，受的很厲害，都睡在地下滾過來滾過去，至到他們懂的了所在的是聖地，不敢輕慢凌辱，這才魔鬼離開他們走了。

說，然絕不輕視國家之權益，不顧國家之命脈，抑且依照天主上智之措置，而竭力圖謀國家之幸福與進展。

故我儕將於下主日，爲中國長官，另爲蔣委員長祈求

天主，使彼等洞悉職責所在，而善盡之；尤以際此危局，更能措置得宜，而獲國家應有之正真利益，卽內而國計民生日趨安定，外而國際地位日益增高。

目下新生活運動，正在風行全國，我儕亦當求主，恩賜中華同胞，皆歸向基督，蓋基督乃吾人之道，真實與生命也，並求恩賜彼等認識公教之真相，而予以種種贊助，使能早達其惟一目的：卽廣揚天主之神國。

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一上海教區主教 惠

松江正心中學訪友記詳

蟬聲

初余與暨陽黃君同游，西窗述懷，俱以改革教育爲己任；卒業來，寒江遠赴南天，執教闕地，余亦欣然首途；今秋：黃君則離闕返吳，就江蘇松江正心中學教員，課餘飯後，恒以不克與黃君暢談教育爲憾事！

民國二十四年冬，予因事赴滬，由滬轉赴松江，至邱家灣，一見多年闊別之友，達其地，黃君已鶴立於正心中學之門，握手言歡，見晚爲恨，入內，黃君導余晉見校長陳秋棠司鐸。

翌日，陳司鐸黃君，伴余環視正心，穿廊入室，聆琴看畫，轉折而南，黃菊滿眼，校園滿鋪蔓草，瞻顧頗覺整潔清幽，返折而北，盡是走廊，廊盡而操場在目前矣。諸健兒以手擲球者有之，以足踢球者有之，一時黃衣白袴，紛陳於前，忽來忽去，目爲之迷，遠處秋千攀登；在朝日斜照之中，至運動室，則網拍標槍，縱橫於地，鐵餅鉛球，幽居壁角，訊問錦標旗幟，始悉松江第八屆籃球比賽，正心得丙組冠軍，與光啟中學對抗，又得震旦大學校董才爾孟之大銀杯，本學期越野賽跑，又得縣長李冷贈之黨國健兒旗幟，而童軍亦已於本學期呈省備案，設非平日對於運動熱心，曷克臻此。

言次，忽至圖書館，向內而望，中西珍本，列陳於廚，入館瀏覽，更覺上下左右，悉是典籍，舉凡中小學參考各書，莫不俱備，予苟能在館終日讀書，亦是福事，古人所謂書城書巢，今始信之。

圖書館之南，爲儀器標本室，以枯骨骷髏，見之最爲寒心，

自置之驚，隼，彩雉，昆蟲，禽獸數百種，無異生物，以一初中學生，置已死之動物，使之欲飛，欲躍，欲爬，各有生態，予常以爲神奇，儀器數百種，予因不知其名，姑不一一舉。

至於各教室中，教員皆盡心而教，學生皆盡心而學，教者無一人有萎靡之態，學生亦無有與竝坐之人私語竊竊者。

因是校譽鵲起，報名入學年見增加，雖學校抱寧缺無濫之旨，拒絕品性不良，及成績惡劣之學生，而學生人數，竟激增之近千，教外生聞聖教真理，而參加宗教儀式者，日見其多，惠主教蒞松時，更有數人入教，領受堅振，陳司鐸以校舍狹隘，不克收容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每思建築校舍，以免有志入學而抱向隅之嘆者，但正心究係私立，經費自不如省立學校之豐，司鐸雖欲築室，力難從心，故言時恨恨不已！

予因正心發達如是，爰問正心之經過，陳司鐸答云：

正心中學部，始創者爲龔天爵司鐸，民國念二年，組織校董會，呈請教育廳立案，教廳派員調查，因設備完善，課程悉與部頒相合，即准其備案，民念三年予長是校，立案手續，大功告竣。

予思正心歷史雖不久，而成績已如是，可見學校不論私立公立，新創舊辦，惟在辦校者精神與經驗，而今之送子女入校者，必曰一是校省立學校也，予聞之久矣。予令子女入焉，一某校縣立學校也。予昔時曾在此校讀書，予令子女入焉。而新辦之私立學校，不究其內容之善與否，輒不願子女入其校，抑亦感矣。

中國公教醫師聯合會章程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公教醫師聯合會，對外拉丁文為 SAN-

CTI LUDCAE SINENSIS SOCIETAS

第二條 本會奉聖史路加為主保。

第三條 本會宗旨在聯絡公教醫師，對於醫學技術，推行公教精神，並以科學與宗教學識，互相闡明為目的，對於一切政治問題，絕不參預。

第四條 本會方法如下：

(甲)虔修神業……如舉行公共彌撒，朝覲團，避靜神工等。(乙)相互通功……凡本會會員亡故，由本會通知全體會員，望祭一台，為彼通功。(丙)舉行大會……會期定於聖路加瞻禮日，或瞻禮後主日，是日會員須參加會期彌撒。(丁)注意社會思潮，設有與醫學倫理抵觸之言論，以本會名義，發刊論文糾正之。(戊)研究學術，如舉行演說發刊著作，訂閱期刊聯絡外界。(己)傳教事業上之醫學服務。

第五條 本會會員計分四種。

(一)基本會員……凡中華公教醫師，經會員兩人之介紹，由執行委會審查合格可加入本會為基本會員。(二)會友……凡在國內外正式醫學學院肄業之公教學員，至第五六年級，經會員兩人之介紹，得為本會會友，畢業後為當然會員。(三)名譽會員……凡神職界及社會人士，贊助本會，經大會通過聘任為本會名譽會員，其中一人，為本會神業顧問。(四)團體會員……(一)凡公教集團，如公教醫學機關，及各會口等，得以團體名義，加入本會為團體會員。(二)團體會員無選舉及被選權，但得享

第六條 受本會技術上精神上之扶助，及利用本會之一切設備。凡本會會友均得享受本會一切權利，但選舉及被選舉權，祇以國籍基本會員為限。

第七條 執行委員會。

(一)本會設執行委員會，處理一切會務，由大會選舉七人擔任之。(二)組織：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秘書二人，會計一人，交際一人，由執委會自行推選。(三)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八條 本會為處理會務設各股如下。

(甲)神業股(乙)交際股(丙)學術股，必要時可設新股。本會為促進會務之實效，凡本會基本會員，均須加入以上一股份，亦可兼入兩股，自行加入，或由主席指定，每股選出股長一人。

第九條 本會每年開常年大會一次，各股小組會，由股長隨時召集之，非常會由主席臨時召集之，小組會議案，須經主席審定然後實行。

第十條 會費：本會基本會員，年納法幣四元，會友減半，名譽會員不納費，團體會員會費一百元一次繳足。

第十一條 本會會所未定以前，大會及委員會，暫假呂班路聖伯多祿堂會客廳舉行，並以主席住址，為本會通訊處。

第十二條 凡公開斷絕相通功之教友，不得加入本會為會員，已入會會員，發生同樣者，得由本會忠誠勸告，如不悛改，當自行退會。

第十三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三分之二，議決修訂之。

隨筆

澤

二百

明末清初西士著有許多中文的書籍，文字亦很好，即許多文學士亦當退步三舍者。但此等高深的文字，不盡出於西士之筆；即如利瑪竇等能信筆直書，然亦有人潤色之者，在徐子幾何原本序中，他說：「才既菲薄，且中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仍多簡畧。了然於口，尚可勉圖，肆筆爲文，便成艱澀矣。嗣是以來，屢逢志士，左提右挈……」從這幾句中可見一斑了。

一百〇一

一人做事，經驗是要緊的，因爲經驗能補充知識之不足。人有富於知識，善於判斷者，一旦臨事，手足無所措。這是這麼緣故呢？因無經驗故；而具體的情境往往和理想不同，貼不上去。所謂：「閉門造車，不合車轍。」所以人的學問，除書本上外，還要從經驗上去尋求，方可。

二百〇二

我們中國人做事，往往不切實，浮泛，看事體做事體，以爲最好的方法，殊不知這也是大錯特錯了！凡一事未來之前，吾人須要有籌劃，豫先決定意思：要做要不做，如何做？迨事體當前了，於是隨情境而增損豫定的計劃，庶應事有方了。做事最忌的，是狐疑不決，七人八主張。做事要有統一，要有負責人；分工作事是很好的，但須有總成其事的人。至於不在事的人，不可你出一意，我出一意，致當事的人，無由取舍。

做事也須有訓練，我們中國人太不注意訓練；於是做事散漫，無紀律了！

二百〇三

全國人口總數據內政部，根據各省市縣報告及估計所得，爲：四二三，八一五，二三五。與國民政府主計處刊行之統計報告，列全國人口，爲：四五一，三三三，六九二，數目微有不同。

二百〇四

明末教士在華傳教，關於規定教理上的名詞，費了許多心神，爲天主二字之取用等，在江蘇嘉定教士會開一會議，商榷，天，上帝的問題；當時來與會議者，有教士十一人，徐文定公，楊廷筠 Zénou. Ignace 均參與焉，時在 1617 年。Pflster p. 196

二百〇五

徐文定公譯過一部，幾何原本，至今名留中外。徐公精算學，善科學，精算學，故計數甚精明；善科學，故對付諸事，都有科學精神。如在庖言卷五「移工部揭帖」中，論造附城敵臺；論用磚石，人工，築費等等，均估計詳明，預爲推算；即當今之建築師，亦未必能有如是計算周密。公之作事，務實際可知。

二百〇六

本年二月十九日全國舉行新生活運動紀念會，蔣院長特發表「新生活二週紀念之感想」一文，其中有幾句很有意義的話：說：新生活運動不是世界上普通一般的改良社會運動，而是一種救亡圖存的迫切運動……我們所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乃是昨死今生的運動，亦是一種起死回生的運動；是因爲國民的精神道德和生活態度，實在不適合於現代……因此要想從根本上改造國

民的生活，以求民族之復興。

一百〇七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卷六八二頁有曰：「清初士大夫鑒於王學之空疏，入股之無生，又以耶穌會之影響，研究數學。」又同書八五八頁曰：「私人著作，種類繁夥，如耶穌會教士之紀載，清初極有價值之史料。」

一百〇八

徐文定公不但是科學家，并且也是一位社會學家，試聽他論人口曰：

「夫三十年爲一世，一世之中，人各有兩男子，此生人之大率也，則自今以後，百餘年而食祿者百萬人，此亦然之勢，必不可減之數也。（徐文定公集卷二五二頁處置宗祿查核邊餉議）夫謂古民多，後世之民少，必不然也。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兵革，則不得減。農四田制。

可見文定公眞留心社會問題之大政治家。

二百〇九

人們都知道，修曆一事，在明末清初之際，耶穌會士貢獻許多工作；巴爾刀利司鐸 Bartoli 所記之幾個日期，錄下，可作參考之用：

修曆一事，在一千六百十一年，已興起問題，龐迪我和熊三拔受命修曆；熊公且與徐文定公李之藻開始譔天文書，又依月蝕之觀察，規定北京之經度，龐公則規定自廣東以至北京之緯度。惜有疾之者，故修曆之舉卒不能成就 Bartoli, Cina pp. 544

一六二九年因日蝕不確，徐文定公又奏請修曆，崇禎准之，乃於九月二十七日出諭修曆；當時在京教士有鄧玉函及龍華民，乃任修曆，徐文定，李之藻，李天經輔之。不一年鄧公卒，乃於

聖教雜誌：隨筆

一六三〇年五月十一日舉薦湯若望羅雅谷。 Bartoli, Cina, pp. 909
Plister p. 104, 154, 5.

二百十

一人的知識和經驗有密切的關係；知識是抽象的，理論的；知識而不有經驗以實試，則這知識未免是憑空。人們富知識，所以也要多經驗爲上乘。

二百十一

中國當此非常國難時期，不必患外國之亡吾國，所當患者是一般漢奸；沒有漢奸，則吾中國四百兆的人民終不至於滅亡的。有了漢奸，則某國利用他們，而出賣中國了！除了漢奸外，還有一般整備做亡國奴的；他們自以爲有遠見，國未亡，而先學習某國語，以爲將來做亡國奴的整備，這般人們的心理真不堪了！

二百十二

人們作事，往往有觀望當決不決的；必待至碰壁，不能前進了，乃被迫而不能不改轍。但這時即改絃易轍，事已受極大的影響，而莫可挽救了！取一具體的事實以明之。譬如有一船自徐家匯到余山；行到一斷河，當推櫓換方向朝西進行；岸上的人指示船夫；他不信，必欲一直去，以爲河道不斷尙可上前；及搖了一里許，碰着岸了，路不通行了。他於是乃折回原路而朝西行了。試思這豈不是一個無遠見的作証嗎？

二百十三

女生讀書，比男生用心，書法也工正。幾時考試，必赴全力以爲之；所以做課上課，常想要比人好，有爭競的思想。在別一方面，又常恐懼事之不成就，貽笑於人，失面子，故往往有藏拙的意思，退退縮縮；能避而不爲爲更好。

六九三

信箱 論第七誠

澤

逕啓者偷盜當補賠，若所竊之物是重大的，其補賠之責亦重大；因此有關係於救靈之故，鄙人近日有友贈我一幅名貴的圖畫，值洋四百元；我十分喜歡；後來得知此畫是某某的，不知何故，我友不費一錢而得到的，他得到的手續不甚明白。現在我疑惑，不知此畫當歸還某某否？ 高尙文

答曰：他人之物，由不義的手續得之，如物尚在，當歸還原主；能有多景：

一，如張某市李某竊取之馬，而實不知其爲竊取之物，一月後方知之；知後，此馬當歸還失主；如後知之，而此馬已死，則無補賠之責。

二，如張某知自己所有之某物，係不義之物，或係實知是竊來之物，因價賤而我買之，或人送給來之物，而我受時早知爲不義者，則當歸還原主。

三，如張某疑惑所得之物，合義不合義，則當考察調查，得知原委，以定去取；如後知爲某人之物，即當歸還；如調查後仍懷疑，且不知原主，則可留存。

先生有友贈送有一名畫，今疑惑非友人自己之物自當調查明白，如調查後，明知有原主者，即當歸還原主無疑；如調查後，仍疑惑，則暫時保留再言。

逕啓者鄙人在某富有家作工，一切家務都是我經心的。一日主人自北平玻璃廠某古董店購得一康熙年的磁瓶，價值三百元，安置在他房中台上。我慣常夜八下入內爲老太太預備補力飲物。是夜入內適無火光，在台上暗中摸茶壺；我疑不到台上有一名貴磁瓶，因而推倒在地，衝碎了多塊。老太爺聞聲，在廳上大聲叫喊，什麼事情？窮禍了，二小姐去看！我即答應說：打破了不知什麼一件東西。二小姐即大聲說剛才爸爸買來的一個瓶打碎了！老太太於是大發怒，要我補賠三百元，我苦求也無效。我甚窮，毫無積蓄這樣補償呢？但是不補償罪不赦，所以我甚難過，這樣做法呢？請神父指教。 汪德肋撒

答曰：損壞他人物件，自然要補賠，因爲這也是公義所要求的。但損壞而要求補賠，須有以下三種條件：

一，損壞物件，實傷公義的，因補賠須對方之權利有所侵犯；否則無責也。

二，損壞，因其實在之緣由而致；否則不負責也；如你做金子生意，（交易所）你友效之，大虧其本，你不負他的損失也。

三，損壞一物，在良心上，對於天主有罪過的，因此損壞一物必知之而欲之，否則無罪過也，如一瘋人持刀殺人無罪過也。

你不幸到你主人房爲服務之故，暗中不知而破碎寶貴之磁瓶；此既然不是故意的，你亦無補賠之責，你的主人亦不能責你賠償。你跪求他寬恕可也。你在天主前亦無罪的。

關於損壞他人事物，因傷公義而當補賠的，除上言事外，還有別種的損壞畧述如下：

- 一，教唆人損害他人之物者，其補賠之責當列爲主要地位；惟超過於其指使外之損害，可不負責。
- 二，爲人劃策而損害他人之物，亦有補賠之責惟居於次要地位。若來求計者自己決定害人，則別人之計謀給與否，無關重要，不可負責。

三，同意者如國家立法，或選舉立一不良害人之法，或選害民之議員，投同意票而民衆實蒙其害者，有補賠之責。

四，凡替成他人損害人者亦負補賠之責。

五，分贓者，當補還，亦爲自然之理。



聖教雜誌社公鑒，我上了魔鬼當，犯了一個第七誡的罪，今詳述如下。我張某在李姓富人家當司閹之職，我買通了，約同王大黃三擬進李家去搶財物。去年六月三十日，我友張某來說現在有機會可乘，所以我即同助手入內，從後門進內，一躍即升樓上

，張某在外看風；李家老爺及太太已回到鄉下去，只剩一少爺年約十二，一小姐年約十七，二女僕，所以一切工作，非常順利，傾箱倒篋，取了一切首飾約值銀一千三四百元；及中央銀票計八百元。發到這一筆大財，我們四份分派；張某得三百元，王大黃三各得二百元，其餘均歸我，因我出計謀，功勞最大。這件案子起初未破，不料後來走失風聲，我竟被逮捕；其餘同黨，因緝訪不得，都遠遠走了。法官判我獨自補賠，就是連同張王黃三同志的款也判我出。天下豈有這樣不公平的事。今請問貴社，我的責任如何，究竟要全數我一人歸還否？我今已痛悔，力改前非，將來要守好天主誠命了。 ○○○謹上

答曰：先生所問，是一個複雜問題，今將原則述下。

凡人盜竊財物同他人共犯的，或因爲（一）共同商議而行的，或因爲（二）我是緊要人，非我不能成事，或因爲（三）我是主要人，由我教唆而執行的，則此三等人有補賠完全損失之責；即每人有責補賠共犯人所竊之完全財物。其餘共犯人，然非主要人，亦非緊要人，則有責補賠一部份之財物而已。

諸位所取之物，既爲共同工作，而負責補還各有其任。你既不幸被捕受判，而共同犯又一時緝不到，法官既判你全還；如力能補賠，當補賠；俾早日得享自由之生活自更圓滿。你又深自痛改，刷新生命，將來必能作許多有益社會之事。

教中新聞

◎傳信部秘書長剛恒毅總主教之通告

——爲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傳教節日——

愛情的王國◎當聖教會初興時·有一位致命聖人·是安底約基的主教·名聖依納爵·他曾經說過·「羅瑪公教是愛情建築起來的國家·」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傳教士的愛德·常常存留於羅瑪公教·現在·因爲傳教士熱心的增進·這愛德在救世的天主教會中·也更形濃厚了·

本年五月·傳信部曾經支出四千一百萬里耳於各傳教區·而宗座聖伯多祿會·爲各地本籍神職班·也會支出六千五百萬里耳·其他尚有由聖嬰會所支出的一千二百萬里耳·總計共支出五千九百萬里耳·

這樣大的數目·正是教友們深深明白傳教士困難的證據·他們都是大發仁愛之情·解囊相助·設法免去傳教士的困難·然而·這捐款的數目·大部分都是貧苦教友樽節日用而集成的·所以·他們在天主前有更特別的馨香·一如耶穌在聖經上所稱贊的那個寡婦所獻的「寡婦錢」·

想到世界所經過的經濟恐慌·和各地所感受的痛苦·則本年度所發出的捐款總額·更能使我們感動·猶憶一九三零年傳信部長長的通告中·曾說那年分施了六千七百萬里耳·如今·經濟恐慌雖已達到極點·然而·仍能發出像當年一樣的數目·這實在是愛

情的園地·常常開放新鮮的花朵·而愛德常在鼓勵教友們設法幫助聖教會傳教事業的緣故·

我能够向那些寬宏大量樂善好施的好教友們致我感謝的誠意·我覺着這實在是件榮幸的事·至於那些不辭勞瘁的傳教士·跑到極遠的地方·盡宗徒的職務·我對他們更是感激·去年一年之中·他們曾勸化了五十萬外教人信奉真主·我們極宜向他們表示尊敬感慕的心意·他們對於我們·常有彼此聯結的思想·由是而生出信任的心思·所以我們也當忠誠地去協助他們·現在·因爲傳教區域逐漸增多·所以種種需要也因之而增加·但我們相信教友愛德的麵酵·也同樣會加大其分量·

實在的例證◎北極地方的某主教·最近曾致傳信聖部一信在信中述及某副主教冒險到該主教處·其言曰·「去年·那位不知因乏的主教·年已七十一歲·不顧個人的生命·冒了絕大的危險·跟隨他的某傳教士·竟死於此難中·原來他們兩人·駕一汽船·行至那個主教區極北的河中·湍急的河流·忽然把他們的船捲到了深淵中·他們順流而下·迎面見有一棵大樹·萬沒料想那樹枝·忽然會把那位傳教士和他的行囊祭服等一并掃到河中·幸而老主教未遭危險·仍留汽船中·後來費了許多周折·才把汽船靠上岸邊·那位隨從的神父·早已沉沒在洶湧的波心中了·老主教雖得免於難·但·那個地方·離開有居民的處所尚有四十餘公里·所

以一時束手無策。只有等待死亡。或希望天主上智的安排。使他得救。那時。他不時注視急湍的水流。希望尙能發現那位隨從神父的屍身。兩天以後。有淘金的人偶然從那裏經過。方才把老主教救出。

這種冒險的事情。雖大同小異。而那位老主教在他的教區中是時常經受到的。這爲我們確是一個表樣。一種教訓。就是傳教士當着危險的光景。萬念俱灰之際。也當依恃天主上智的安排。他必救我們脫離危險。但。天主上智的措施。終不離開人事之常。所以命令我們。也須用慈母的心腸。作我們的工具。我們的確是天主上智得心應手的工具。因爲我們可以祈禱天國的開展。要求家主往田間多遣發工人。我們可以用銀錢相幫傳教們的生活工作等費用。

傳教事業之合作◎如果能把這種愛德事業擴大。應當把那些教友組織起來成爲傳教軍人。因爲唯有組織的團體。才能得到成功。

那些可愛而偉大和我們合作的人。那些担負傳教事業的各國領袖。神職班。我們都應當和他們親近一致。爲的是使他們在傳教事業的組織上常有進展。

希望神職班都加入神職班傳教團。譬如血液。因很小的血管。就能通傳全身。傳教的思想。也當因神職班傳教團而普及於各會口。去年。雖當處境困難的時期。然而其區的教友。爲傳教事業仍然慷慨捐助。這種積極的活動成績。只有在團體組織中才能找到他的解釋。

希望衆教友都加入傳信聖部所領掌的傳教事業。

司鐸修士們。都當懷着輔助傳教事業的熱誠。以爲本籍神職班的庇護。須知要是把那些在本地修院中有晉升鐸品希望的許多青年修士。使他們能得到完善的教育與栽培。那末。基多的王國。一定能在未奉教的區域發揚光大了。

在本年五月裏。西班牙有一位司鐸。在給一個本籍修士代出學費的時候。向領袖司鐸說。『我所有的錢都在這裏了。』繼付若有所思。忽然把他金錶同錶鏈付給領袖說。『你到羅馬的時候。請把這兩件東西獻給教宗。編爲本籍神職班的費用罷。』

我以爲那個司鐸獻給聖父的金錶。使我們心中覺得喜悅的。其道德的意義。實在比較金器的價值還要可貴。因此。素以熱愛推許傳教事業見稱的教宗。對於這件愛的行爲。也是非常感動。他命我用教宗的名義。給那位謙遜的司鐸寫信去謝謝他。

然而。現在有一件事感覺到困難的。就是沒有一個人能尋得一種方法。使聖而公會具有偉大愛情的傳教事業常能久遠地發出炫耀的光亮。

傳教節日◎我們該當加培熱心。爲慶祝這個在十月間的傳教節日。牠的宗旨。是在乎使傳信部的傳教事業得以生存發展。這一天。也可說是全世界教對於傳教事業的一個總動員令。現在。我把三件事情要求你們。第一。請爲各傳教區祈禱。第二。使傳教觀念日見發達。第三。使五百個教區。即使是最遠的。也能團結一致。向前邁進。

最後。希望耶穌說的話。能深深打動我們的心。『我還有別的羊。不在這棧裏。也該領牠們來。使合成一個羊棧。屬於一個

牧童。」

●傳大同學舉行國人留學羅馬百週紀念（龍光社

北平消息）傳信部畢業同學此次慶祝于斌主教來平者共十二位。正值國人留學傳大百週紀念。又值六位國籍主教由教宗親行祝聖之十週年紀念。六位中三位主教已蒙主召升天。三位主教即安國孫主教。海門朱主教。台州胡主教。此次亦皆在平。遂於宗座代表公署。九月二十二日舉行雙慶紀念。蔡總主教主席。參加者。傳大畢業者駐馬店王主教。南京于主教。及十餘位來平之傳大同學。孫。朱。胡。三位首任國際主教。先由王主教報告雙慶意義。唱歌。于主教致詞慶祝留學華生百週紀念。楊司鐸致詞慶祝首任華籍主教祝聖十週紀念。朱主教答詞。唱五族同胞歌。蔡總主教訓詞。最後唱萬歲歌而散會云。

●傳信部大學別墅內之國際公教進行週（龍光社

羅馬通訊）傳信部大學修生。每逢暑期。往羅馬近郊岡多福別墅（教皇離宮亦在該地）避暑。本年度特於別墅組織國際公教週。參加者。除傳大修生外。尚有不少國家之公進領袖。該公進週已於九月六日閉幕。觀見教宗於離宮。傳信部長皮翁弟致詞。將一週中工作大綱擇要報告。謂：「傳大修生於本週中努力工作。所有報告及討論問題。皆係頗有興趣而重要者。將來回國後。定當為本國公進有所協助。本週通過之動議與決案。可為將來工作之基礎云云」傳大修生代表致詞。則由二十四國代表用二十四種語言向聖父各致敬意。

公進週中每日上午請各國公進領袖講演。下午由傳大修生提

出討論問題。與各國修生報告各該國之公進現狀。一週中討論之問題為。公進之超性性質。公進之指導司鐸。公進之成立與職責。公進與與青年。公教青年中之傳教運動。公進之助手。學生運動。文化與新聞事業在公進之地位。體育與公進。公進之上智性。

至於一週中之報告。計有。美國。澳洲。中國。印度。日本。印度支那（緬甸。暹羅。安南。馬來羣島）羅馬尼亞等公進狀況。知由各該國修生當場宣讀云。

●比國魯文十四屆國際傳教週（龍光社魯汶通訊）第十

四屆國際傳教週於八月底照例舉行於比國魯汶。加入人士。計屬四十五個修會。十五個國籍。討論中心問題為傳教區之「巫術」。案傳教區內巫術問題。實為福音傳佈之極大障礙。大會中由秘書長耶穌會士加祿大司鐸 M. P. Charles S. J. 為之詳加解析剖。將巫術之種類。性質。闡述無遺。巫術為傳教學民族學上一極難問題。因參考材料之豐富。名詞之不正確。更使初學者如墮五里霧中。加祿大司鐸為魯汶大學有名教授。兼羅馬額我略大學傳教學教授。對於本問題早有深切研究。講來自然清晰明瞭。備受讀者歡迎云。其他講演亦皆為當代著名學者。此次傳教週之結果。非常圓滿云。

●法國第二十八屆社會週開會於凡爾賽（龍光社

巴黎通訊）法國公教社會週。集合全國對社會問題有興趣。有研究之人士。討論現實社會之具體問題。本公教社會理論而求實施。每年於各地輪次開會。本年度為第二十八屆社會週。擇定七月

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在凡爾賽開會。據籌備會宣稱。大會開幕前三日。報名參加者。已有一千三百餘名。最後三日之報名者。必將更形擁擠。預計將過二千會員。除法國全國各地。皆有代表到會外。外國代表亦有二十餘。計比。荷蘭。意。奧。英。班。葡。魯森堡。瑞士。美。高隆皮亞。銀國。印度。及中國等國。皆有正式代表或會員參加。國際勞工局亦派代表參加。此次討論主題爲「文明之衝突」。

七月二十日晨八點聖神彌撒。彌撒中利曉主教 Mr. Richard 致詞。十點一次大會。法國社會週委員會主席杜都亞博士主講本屆議題之精義。杜博士闡述「文明」二字之各種定義。公教對於各種不同文明之調和消化作用。最後結論謂。現代最悲慘之局有。卽在不同文明之衝突。倘無所以調和聯合多數不同文明之公共原則。則衝突無從解決與避免。此能調和衝突之公共原則。惟公教所訓愛人之愛德。公教卽是愛德。天主子訓示世人。人類因愛德而相連於聖父。人類間皆係弟兄。任何不同之文化。皆宜準備互相犧牲。互相貢獻。與接受人之所長。在此和平之交換下。世界文明之危機才能避免云云。杜博士演講畢。凡爾賽主教起立。先致謝各地會員參加研究之熱烈。繼讀本社週致羅瑪宗座由國務卿巴則利樞機轉交之電報一通。

下午。在凡爾賽主教座堂內。由凡爾賽主教先讀華底岡。由巴則利樞機轉致大會主席杜博士祝福電。後講「福音之超越任何文明性」。中引聖父於一九三六年。而論凡爾賽主教之語。聖教會之目標是傳佈福音。非傳佈文明。此點我人宜牢記勿忘者。倘

有時聖教會亦爲傳佈文明之工作。但其目標仍爲所以傳佈福音。可見福音係超越一切文明之型類者。因之。歷來聖教會從未要求任何民族。離棄其思想方式或文化型。聖教會之唯一希望。在扶助各地教會。在其自身方向上。完全發展。聖教會無組織世上國家之使命。聖教會只求社會上各種組織。能灌輸以福音精神。且聖教會亦最注重時間問題。社會之一種制度習慣。卽極不良者。亦非一時所能解除。所以聖教會對於印度人之奉教者。亦不令立刻解消其階級習慣。對於回教之歸正者。亦不令其完全離其所習慣。……聖教會所切願者。是建設天上之協路撒冷。人類文明之真正家鄉。

七月二十一日晨九點一刻。由法國政治學校教授畢農主講「文明間交接中所受政治。社會。經濟成份之影響」第二講題爲「西方文明之起源及其內在之矛盾性」由里昂哲學教授奇東主講。午間。全體會員聚餐。下午分組會。有婦女公民及社會運動聯合會。世俗人扶助傳教事業會。社會事業協會。分別在三處舉行。最後會員大會。主講者地容哲學教授拉克路亞。「文明觀念之主要成份」。至此大會第二日才圓滿結束云。(待續)

●輔仁大學新聘名教授抵平 (寵光社北平消息) 輔仁

大學本年度爲積極提高學生程度起見。聘請歐美著名教授數人。均已陸續到校授課。日昨該校史學系新教授薩達利博士 (Dr. H. C. E. Zacharias) 亦已到平。即將開始講授「印度及英國屬地史」。「印度古代史」及英帝國發展史等科。薩氏係英人。曾在德國讀書。得吉森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居於亞洲之印度及馬來半島數十

年。最近八年始赴歐洲。在比國布魯士城本篤會修院與前國務總理現本篤會司鐸陸徵祥氏相識。陸氏力勸薩氏赴華。介紹印人之生活及思想。以期溝通兩大文明古國之文化學術。於東西文化聯索之外。再建一南北文化橋樑。

薩氏曾在法國理利公教大學任教授三年。去歲並在瑞士弗里堡大學。及日內瓦。維也納等地作高深研究。學識極為豐富。輔大學生對此良師極為欽佩歡迎云。

●牛亦未司鐸署理公進總監督及全國學校祝導

(龍光社北平消息)據宗座代表公署消息。中華公教進行會總監督。自于斌博士升任南京主教職後。其遺缺由蔡總主教暫委全國公進總秘書牛亦未司鐸署理。其全國學校祝導亦由牛司鐸兼署。十月八日晨教育聯合會舉行常會。牛公被邀列席參加。由蔡總主教當場介紹入席云。

●河北味增爵會傳教區內教務之小統計 (龍光社

北平消息)味增爵遺使會在華傳教區。南有江西浙江二省。北有河北省一大部份。計有北平。天津。永平。正定。安國。保定。順德七教區。茲據本年度教務統計。該七教區內共有教友五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名。該七區內全部居民約有十八兆。每三十三人中約有一名教友。全國人口與教友之比數為一百七十人有一名教友。可見教友一密度已超過全國三倍有餘。

七教區內外籍司鐸一百零九位。國籍司鐸二百八十九位。合共三百九十八位。每位司鐸管理一千三百五十三名教友。全國均數。每位司鐸約有六百二十四名教友。可知司鐸與教友之比數。

比全國感覺少一倍餘。即每位司鐸之工作。亦較忙一倍。但國籍司鐸數。該七教區。只佔河北全省之一部份。已有二百八十九位。在全國一七三四之比例數內。似亦足以自豪。全國客籍司鐸與國籍司鐸之比。為二四八一比一七四三。此間則一〇九比二八九。適成反比例而又倍之。

七教區內教友滿四規告解者占百分之四十強。滿四規聖體者百分之三十弱。全國教友滿四規告解與聖體者之比例為百分之四七強與百分之四十四弱。全年熱心告解之比例。該七區為每教友二一七次。全國則九。六九次。可知司鐸數目與教友之神工次數適成正比云。

●岳州教區慶祝第一位本籍司鐸 (龍光社湖南岳州

通訊)八月二十八日。新陞之謝司鐸舉行第一台彌撒。岳州教區特別慶祝。緣謝司鐸為該教區之第一位本籍司鐸。同時又為湖南第一位奧斯定會士。而二十八日又為該會創立人。聖教會聖師。聖奧斯定瞻禮。幾重慶祝。倍加愉快。

謝司鐸彌撒後。遂行謝主禮。更求天主寬赦西班牙共產黨所犯之各種褻瀆罪。而賜該國早日恢復和平云。

●河南滑縣天主堂歡迎白大司鐸來滑視察盛況

畧誌 白大司鐸名玉華。意大利人也。於庚子難前。首先來滑開教。吾縣得睹信德真光者。實前無人也。在滑經之營之百般籌畫。其時吾滑人心荒蕪。異常叢生。邪說羣起諸事橫梗。而白大司鐸優於中文。善言詞。兼有智仁勇。秉着百折不回之精神。布下信德之種子。吾滑聖教方得之有今日。白大司鐸實吾滑開

教之鼻祖。福音之先聲也。後奉調他遣。既而歸國。屈指離滬已四十年矣。現自歐返忽接電訊。於吾國曆九月八日來滬視察。堂門則高插旗幟。院內外遍帖歡迎標語。即於下午四點半鐘蒞臨。一時數鐘齊鳴。鞭炮俱發。入廳少憩。遂開歡迎會。奏樂致頌。詞畢。而白大司鐸備述自歐來華之經過。年及古稀。玉體強健。精神充足。實不亞於青年。即求降福盡歡而散。(齊連順)

●南京主教于斌博士離平赴京 (寵光社北平消息)

南京主教于斌博士。於十月一日晨八點離平南下。到站歡迎者。計有北平滿主教。德老主教。宗座代表高主教陸秘書。教育聯合會全體委員。公進總部魏丕治鄧維屏等。輔仁大學陳垣校長。雷校務長。沈兼士。英千里。張懷。伏開鵬等。聖言會代表舒會長。其他各機關學校。若中央醫院。輔大青年會。光華女中。盛新中學。德新惠我等小學童子軍。各界名流。唐寶潮將軍。唐長風教授等。及各關係友好約千餘人。于公於七時半到站。由公進樂隊奏樂伴行。歡迎者均佩黃白綢條。擁護左右。童子軍唱歐送歌。于公與送行者一一握手。並致簡單謝詞。鈴聲起處。於鼓掌聲中登車去津。陪于公赴津者有公進總秘書牛亦未。寵光社社長戴日輝司鐸等。

十時三十分。火車到津。津市公進青年兩會會員。工商學院華南主任及各教授。天津各堂司鐸。會長。教友。益世報館職員等約三百餘人均到站歡迎。于公下車後與歡迎者一一為禮。略致寒暄。即由各團體陪往老西開教堂。晤文主教略談片刻。由文主教陪往西開小學禮堂。出席公進會之歡迎大會。學校內滿貼歡迎標語。並懸掛彩旗。燃放鞭炮。會場內外由童子軍維持秩序。

到男女來賓約千餘人。濟濟一堂。頗極一時之盛。首由文主教致開會辭。盛稱于主教之道德學問。及主教之重要性。繼由公進青年兩會代表。相繼演說。後由于主教致答辭。首先表示謝意。並希望全國教內同胞為南京教區祈禱。使教務蒸蒸日上。以為發揚公教復興民族之基礎。至十二時攝影散會。相繼入公進會所聚餐。設席十餘。參加者百餘人。二時于主教即外出。分訪各團體答謝。三時半。應工商學院之請。出席該院歡迎會。由院長華南主席。致歡迎辭。繼由各教授相繼演說。于主教致答辭略謂。當茲國難期間。青年不應灰心。當作硬性青年。所謂硬性青年。即朝氣勃勃。百折不回之青年。為救中國青年當負重大責任。而能負此重責者厥為硬性青年。本人為青年主教。又為諸青年之主教。當彼此交換意見。互相鼓勵。以達其目的云。大會閉幕後。校內青年歡迎。復由于主教致詞。略謂。青年會員所負責任更為重大。當努力探討聖教要理。多讀聖經。與世俗魔鬼作戰。最後光啓學會天津組開歡迎會。到三十餘人。致歡迎詞後于主教答辭。對該會成績頗為欣慰云。六時應工商學院之宴。八時五十分。乘平浦車南下。到站歡送者有天津文主教及公教各團體代表等數百人。于公一一致謝。於掌聲中登車赴濟。

九月二日晨七點到濟。在濟下車。赴懲範女中歡迎會。訪晤韓主席。及濟市友好。在濟勾留一日。三日晨乘津浦車南下赴京。到站歡送者甚眾云。

●于斌主教在南京就職盛典 (寵光社南京通訊) 南京主教于斌博士在平祝聖後。於十月一日離平南下。經天津濟南。

於四日晨六時半到浦口。九時行就職典禮。舉行雙五六品大禮彌撒。京中黨政軍及公教各機關。熱烈歡迎。盛況空前。事先由國府要人。黨政學軍各要人。及公教領袖聯名發起歡迎緣起。具名者有于右任。孫科。翁文灝。謝冠生。謝壽康。傅汝霖。蘇炳文。王德林。郭有守。瞿常。閻寶航。及公教領袖。馬相伯。陸伯鴻。張四維。張維濟等六十餘人。至各方祝賀電文及祝詞于至數百件。中央要人孫科。居正。于右任。王世杰。呂超。陳調元。翁文灝。方治。焦易堂。馬超俊。均有賀詞。蔡總主教。全國公進總部。總監督處。徐州戴主教。金華樊主教。蕪湖浦主教等。暨各區公進會均來電致賀。馬相伯。前國務總理本篤會士陸徵祥司鐸均有長篇祝詞。禮堂內滿懸匾幛祝詞。琳琅生輝。茲將當日詳情畧誌於後。

京滬各公教團體。五時赴浦口歡迎者計有外交部代表瞿常。上海教區惠主教。南京區總司鐸張路加。中華公進會長陸伯鴻。上海各區公教進行會代表陸隱耕。顧守熙。董駿甫。匡仲謀。何理中。周德安。暨首都教黨政機關代表。東北旅京同鄉會。震旦大學同學會。龍沙第一師範同學會。旅歐同學會。上海東北同鄉會。暨首都教友等千餘人。均手執「歡迎于斌主教」旗幟。在站恭候。車站內外及專輪碼頭。亦均遍懸標語旗幟。情形極為熱烈。

六時半于斌主教所乘津浦快車抵浦口車站。歡迎人員均列隊揮旗致敬。國府市府及正修中學音樂隊齊奏國樂。惠主教。陸伯鴻。陸隱耕。張路加。暨教友代表等。均登車與于主教會晤。面致歡迎之意。旋即相偕下車。步行至津浦碼頭。登特備之正大專

輪渡江。歡迎人員均在輪中向于主教面致慰問。至七時二分始抵下關。于主教當乘汽車駛赴石鼓路教堂休息。歡迎人員亦隨同乘汽車進城。凡未及趕至歡迎者。均在教堂謁見。

教堂門首搭有柏葉高大牌樓一座。上用白布書一橫額。文為「歡迎于大主教」聖堂門首亦搭柏葉牌樓一座。內部布置極為富麗堂皇。主教座設於祭台之左。上覆繡頂。下置錦座。來賓席則設于主教席之對面。大門及二門由童子軍及憲警維持秩序。極為莊嚴肅穆。

九時正。舉行雙五六品大禮彌撒就任典禮。到國底代表參軍長呂超。行政院代表秘書長翁文灝。外交部代表瞿常。司法院代表秘書長謝冠生。交通部次長彭學沛。又馮玉祥。張治中。吳鐵城。馬相伯等。亦均派代表參加。連同觀禮來賓教友等共二千餘人。于主教入禮堂後。即開始儀式。進行。奏樂。誦經。歌詠。歷一小時。至十時餘禮成攝影。各來賓均向于主教致賀。

中午十二時。假首都飯店舉行歡迎大會。到主賓二百餘人。首由南京張總鐸致開會詞。次國府參軍長呂超起立祝于主教。發揮道德感化力量。以挽救國難。繼馬市長代表南京全體市民歡迎。希望今後本公教精神與政府合作。並舉杯祝主教健康。教務發達。繼東北同鄉推閱寶航致賀詞。稱于主教為東北同鄉之榮耀。次震旦同學翁文灝致詞。謂因于主教而認清黑龍江仍是國的疆土。次由公進總會長陸伯鴻致詞。謂于總監特任首都主教。本其一貫精神。促進於有利全國家之事業。無任蒙庥。最後由于主教答詞。稱羅馬教皇是本天下為公之精神。希望我國教士為國努力。本人願遵教皇意旨。在社會前線上工作云云。

中外大事表 (凡事發生之日多以載於各報者爲憑)

- 九月廿一日 中宣部爲徵收所得稅事招待京報界 翁照垣部退出北海 國聯大會開幕指定委員會審查阿代表資格 西班牙叛軍迅速向京城推進
- 廿二日 中日調查人員在北海登陸 楊永泰會晤漢日領訊論吉岡案 居正程潛等由粵返抵京 阿比西尼亞出席國聯問題提交世界法庭 日本發表增稅計劃 西班牙近畿決戰開始
- 廿三日 英大使呈遞國書 川越會晤張外長 廿九軍一部開駐南苑 滬市日水兵被槍擊一死二傷 西班牙京城被叛軍重重包圍 烏拉圭與西政府斷絕邦交
- 廿四日 川越奉令在京候蔣 英大使許閣森謁陵 北海事件完成初步調查工作 國聯大會委員會通過我國理事席案 國聯大會通過阿國仍得出席
- 廿五日 立法院通過火酒統稅征收條例 北海日艦撤退 漢日僑團緊急會議 國聯大會開始總辯論 西政府軍水攻策畧奏效
- 廿六日 何應欽任軍委會委員長廣州行營主任 王世杰吳鼎昌返抵京 滬市開北母心醫院開幕 法內閣決定減低幣值 英美法成立貨幣協定
- 廿七日 宋哲元召冀察幹部人員會議 重光澤田到津 中國經濟學社十三屆年會在滬開幕 法國新貨幕法案之內容 班叛軍進迫多萊陀城
- 廿八日 蔣委員長飛粵 高宗武訪川越交換意見 滬銀行公會開臨時大會討論所得稅 荷蘭瑞士希臘拉特維亞加入英鎊集團
- 廿九日 行政院決議任雷殷等爲桂省委 蔣電令各省市維持地方秩序 顧維鈞向國聯大會演說 法政府下令禁令出口
- 三十日 中政會通過平青發行市政公債 日艦載陸戰隊到漢 阿代表在國聯大會發表激昂演說 西班牙兩軍海戰 英菲間舉行航空競賽
- 十月一日 田代訪晤宋哲元 平浦通車在柳泉站南與貨車互撞 我國獲國聯準常任理事席 英海相宣布擴充軍備情形 法新貨幣案成立
- 二日 立法院通過主計人員任用條例 滬京報界發表告全國國民及日本朝野書 英俄海軍談判妥協 法國新貨幣法生效
- 三日 高宗武訪川越須磨商談 英美兩國已交換關於遠東危局之情報 國聯新厦落成軍縮委員會復活 法國減低關稅
- 四日 張學良發表關於中日問題之意見 宋哲元自津到平 颶風猛襲日本北海道 英海軍在蘇格蘭海面大操
- 五日 蔣院長自贛飛抵京 桂省府遷桂林辦公 宋哲元否認與日方作政治談判 津奉兩海關發現大舞弊案 桑島由日抵滬
- 六日 桑島抵京對川越傳達訓令 財部飭總稅務司澈查津奉關舞弊案 美海長宣布海軍政策不變 國聯大會討論各項問題 匈總

理逝世

七日蔣院長接見日大使 長江上游日僑陸續離境 橋本召開武官會議 英財相論遠東局勢

會議

八日蔣會晤川越說明調整中日國交意見 全國童子軍二次大檢閱

在京開幕禮 我國當選國聯理事 美海長為太平洋設防問題發表宣言

表宣言

九日蔣院長發表中國之統一與建設 漢口人心浮動 戴傳賢由粵抵京

滬日陸戰隊越界演習 國聯報告世界經濟狀況轉佳

十日中央國慶典禮在陵園舉行 京市有提燈游行大會 津關員與走私浪人衝突 滬中國銀行新厦今日奠基 中立委員會討論西班牙問題

班問題

班問題

十一日中央舉行總理蒙難紀念 蔣委員長由京飛杭 章嘉活佛抵京 意政府決議充實海空軍備 奧大利解散內衛團 西叛軍開始總攻瑪德里

京 意政府決議充實海空軍備 奧大利解散內衛團 西叛軍開始總攻瑪德里

始總攻瑪德里

十二日中央航空學校行畢業禮 宋哲元檢閱南苑駐軍 滬市各界募捐祝壽飛機十架定二十五日行命名典禮 日本行政改革案醞釀政潮

十三日高宗武訪須磨開始首次預備交涉 察北匪軍犯綏已發生前哨戰 李思浩繼任冀察政會經委會主席 中英借款談判成立 德反對英俄海軍協定

醞釀政潮

十三日高宗武訪須磨開始首次預備交涉 察北匪軍犯綏已發生前哨戰 李思浩繼任冀察政會經委會主席 中英借款談判成立

德反對英俄海軍協定

十四日國府明令特赦施劍翹 日外務省對川越發新訓令 孔財長談中英信用貸款 日本考慮減低兵役年齡 德將要求修改英德海軍協定

十五日中常會決議國民大會延期舉行 李思浩就冀察經濟委會主席職 比王宣布中立歐局改觀 蘇俄要求英法海軍封鎖葡海岸 被拒絕

十六日韓復榘徐永昌楊虎城等抵杭謁蔣 立法院通過中蘇郵包互換協定 美艦二十艘抵滬 比國宣布中立引起法國不安 巴黎舉行大規模防空演習 印回教徒衝突

十七日蔣委員長歡宴華北各將領 田代在津召開日武官會議 華北中日通航 孔祥熙入醫院療養 法大使那齊雅抵滬 西叛軍迫近首都

十八日綏東吃緊傅作義出發視防 福州大火 駐古巴公使張惠長返國 奧總理宣言力爭國家獨立 印回教徒繼起嚴重衝突

十九日張外長會見川越廣續中日交涉 蔣院長由杭返京 李思浩訪晤田代等 英任命駐華代表主持信有放款計劃實施事宜 法總理籲請人民陣線團結 魯迅今晨在滬逝世

二十日行政院通過郵政法施行期 蔣宴韓復榘等 英商部駐華代表談發展商務 希特勒任弋林主持四年經濟計劃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上海惠主教准